

上至家國

的之宋 舍老

行印司公版出豐新

國家至上

序

此劇在渝上演多次，甚爲成功。以內容爲回漢攜手抗日，故回教人士均樂觀其演出；香港，西安，蘭州，成都，昆明，大理，恩施等處上演時均得同胞熱烈贊助。今得在滬重印，或不至因抗戰勝利結束，而謂回漢間之合作精神可漸冷淡，仍希有上演之機會耳！

卅四年秋老舍序于陪都

國家至上 (四幕劇)

時間：

民國二十七年夏天。

地點：

河北某縣某大鎮，居民回漢各半。由地勢與財力上看，此鎮比縣城更重要。

人物：

(1)張老師 六十歲的回教老拳師，乾淨，利落，強健，固執，褊狹，絕對的自信，異常勇敢，遵守教律甚嚴。壯年時，曾獨力滅巨盜，名馳冀魯，識與不識咸師稱之。對人具熱誠，但少禮貌，極自是，強人服從。愛名譽甚於愛身，雖老仍敢冒險——一個個人主義的英雄。衣冠整潔，剃光頭，鬚稍白，牙未脫，目炯炯有光，具英果嚴肅氣度。與滄縣馬振雄，本縣黃子清，為盟兄弟，稱回教三傑。

(2) 黃子清 五十八歲，豁達開明，心寬體胖——極胖，難自見其足。熱心腸，每濟人危困；亦富幽默感，與人唇舌，每以一笑了之。辦清真小學數所，收教內外失學兒童。略喜誇大，尤好受人諛美，故雖有善心善行，而時招非難。衣冠欠整齊，禿頭無鬚，走路費勁，聲音宏亮。

黃與張爲至友。數年前，黃兼收教內外兒童而教育之，張不以爲然，因爭辯而絕交。黃屢思言歸於好，張雖心喜而不肯於行動上表現之，且遇事必不與黃合作，以示個性之強。

(3) 趙縣長 四十歲左右，熱心服務，亦略具才幹。因積勞，背已微俯。

(4) 李漢傑 二十一歲，因戰事輟學返鄉，期盡力於衛鄉抗敵工作。未識世故，天真簡單；自信有才，能說服衆鄉，使回漢協力抗戰；更擬與回教女子結婚，庶幾乎一切難題可賴以解決矣。父爲紳士，與回教鄰居每多齟齬，漢傑極願矯正之。與趙縣長有世誼。

(5) 張孝英 張老師之獨女，美且健，拳脚頗得父傳授。母早亡，受父訓特深，個

性亦極強。但略受新的教育，故雖敬主事父極謹，而時亦自有主張。曾讀書於黃所辦學校，因父與黃不和而輟學以減父怒，同時仍對黃極好，時時至黃家。善持家務，對外人雖落落大方，而未能打破舊回教之束縛；至極感困難時，復相信命運，祈主相助。幼與李漢傑同學，並無好感，蓋李父與張父素不相識也。

(6) 金四把 三十多歲，瘦而不弱，善逢迎討好，見利忘義。抓到機會即大胆前進，即宗教亦為利己的工具。近已為日人利用，一班人尙未知道。

(7) 難民馬宗雄 滄縣馬振雄之孫，十八九歲。振雄抗敵殉國，家人盡亡，宗雄逃來。年少老實，不足承繼祖業，但有人指導，仍願從事抗戰；流亡中，到處宣傳敵人暴行。

(8) 馮鐵柱 十八歲，簡單而好管閒事，慕張老師之武藝，城中有事，輒思一露身手，實則無何能力。

(9) 胡大勇 亦馮鐵柱之流，每與馮爭鬥。

(10) 胡二妞 大勇之妹，年幼，頗淘氣，常助兄作戰。梳二長辮。

(11) 警察，兩三位。

(12) 醫生

第一幕

景 黃子清住宅門外，兩株大槐樹似天然涼棚，黃自己和過路人常在此乘涼。樹旁一小桌，上置茶缸茶杯，供人飲取；缸上紅簽書「黃子清施茶」。樹下有石凳石几。樹後是黃宅院門，黑門，楣有阿文橫披（即「讀阿」）。大門掩着一扇，可見院中雜花短樹。胡二姐在樹下玩耍先取磚塊投蟬，蟬飛，復取茶噴地；馮鐵柱去看壯丁抽籤見而叱之。

人 馮，大勇，二姐，黃，趙，李，孝英，張，金，馬，巡警。

馮 二姐，你幹嗎呢？（不等回答，示理直氣壯。）爲什麼糟塌東西呢？這是你們家的茶嗎？不要臉！

二姐 （立起來，手叉腰，以示抵抗馮鐵柱！你說誰不要臉哪？誰家的茶？反正不是你們家的！你管得着嗎？狗拿耗子，多管那麼多閒事哪兒吃飯去？不要臉，你一百個不要臉！（往前湊，大有作戰的決心。）

馮（哈哈的笑起來）好男不跟女鬥，真要找揍的話，我一拳把你打到槐樹裏面去，你信不信？（雖未出拳，而略往前移動。）

二姐（往槐樹那邊看了看，頓覺勢孤力弱，但口中仍不示弱）你敢！你敢！我，我在這兒玩的好好的，礙着你什麼啦？

馮 哼，你忘記了吧？這是我們的地方，你該來嗎？耍玩，上你們（指）那邊玩去！

二姐（感到打起雖無必勝把握，但鬥嘴還可以應付）這，這是黃先生的門口，黃先生願意叫我在這裏玩！你們的地方？你把他搬到家裏去！我愛在這兒玩，偏在這兒玩！（勝利的往槐樹那邊走，想捉個綠蟲什麼的。）

馮（鬥嘴失敗，預備作戰；雖好男不與女鬥，那也要看是什麼樣的女的）你個小東西，可真氣人！我偏要管教管教你，不准你在這兒玩！（追過她去，扯住；但仍未打。）

二姐（掙扎）你幹什麼呀？放開我！放開！

大勇（也去看壯丁抽籤，見鐵柱扯住了妹子，不問皂白，過去就打。）他媽的，你敢欺

侮我妹妹！

二姐（見援軍到，施展開武藝）揍他，揍他，他欺侮我半天了！

馮（只有招架之功，並沒還手之力；本想拉開架式，用科學的方法出擊，可是胡家兒妹拳腳交加，無法從容佈置，乃背倚樹幹，作有力的聲明）你們打吧，打吧，賣給你們幾下！兩個欺侮一個，天生的不是東西！你們有本事，去惹張老師去！

大勇（聽他提出張老師，立想收兵）二姐，咱們看壯丁抽籤去；先饒這小子一次！聽說縣長還來呢！（指馮）攔着你這小子的！再遇到我手裏，不剝了你的皮！

二姐（似乎連張老師也不怕）找張老師去？沒那麼大功夫！反正今天先把你揍過了癮，再說！（又給了他一拳。）

大勇 走，咱們走，別爲他這臭東西誤了看會去！縣長還來呢！（扯二姐同去，二姐走出去又回頭給馮一個鬼臉。）

馮（見敵人已去，覺得十分委屈，哭起來。猛的停住哭，把茶缸搬起來，要追上他們，以缸作炸彈投之）我一缸砸死你們倆！

黃（與趙縣長，李漢傑回來）鐵柱子，怎回事？那是我的缸！

馮（見有人來，又甚委屈，要哭）他們把我打了！我去砸——（見縣長在旁，收住半句。）

黃 先放下缸，唉，小孩子們可是真淘氣！縣長，漢傑，請先在這裏坐一坐！壯丁抽籤還有一個多鍾頭呢，不忙！（讓二人在石凳上坐，用袍襟拂拭了一番。看鐵柱子放下缸要走。）鐵柱別走，到底是怎回事，跟黃伯伯說說！

馮 他們倆欺侮我！大勇和二姐，他倆！

黃 嘔！（幽默的）無緣無故，他倆就打了你一頓，是不是？

馮 啊！過來就一拳，無緣無故！

黃 來！給縣長鞠躬！這麼老大不小的了，也該像個人兒似的了！

馮（給縣長鞠了半截躬）縣長，我告胡大勇，胡二姐一狀！

趙（似笑不笑）好啊，告他倆什麼呢？

馮 他倆，他倆欺侮我！

黃 算了，算了，鐵柱子，別這麼半瘋子似的！

馮 縣長要是不管，我找張老師給評理去，黃伯伯，你老偏向着外教人！（念怒欲去）

趙 回來！聽我說！你知道現在咱們跟日本打仗不知道？

馮 （點點頭）一點兒！

趙 啊！咱們自己先打架鬥毆，還能打日本嗎？

馮 反正我得先打了大勇，再去打日本！我找張老師去，他公道！（看了黃一眼，下去。）

黃 還是這樣，還是這樣！沒辦法！咱們家裏坐吧？（往裏讓他們）喝碗茶！

趙 這兒又涼快，又有茶（指茶缸），就這兒坐吧！

黃 也好；不過這個茶可不行；你們二位坐坐，我去另泡一壺好茶來；我黃子清不能慢待了客人，是不是，縣長？

趙 不但是好客，而且是見義勇為，辦學校，施捨茶水，誰不知道，人們要都像你黃老先生，中國早就強了！

李 真的！真的！黃老師！

黃（非常興奮，用手帕得意的擦着頭）縣長過獎！過獎！我就這麼，一個人總得對得起國家，對得起真主，辦好事，主不會看不見！我七個兒子，九個女兒，五個女婿，都結結實實，規規矩矩，真主的恩典！對，我先去泡茶，咱們再談，不能慢待客人！（戀戀不捨的走進院門。）

李 二叔，這是個有用的人！我小時候就在他辦的小學裏念書！雖然我父親常和回教人打吵子，可是永遠沒罵過黃校長，黃老師。他們教裏的人，倒有不少反對他的，老說他偏向着外教人。反對他最厲害的是張老師。我從外邊一跑回來，就想看二叔去，商議個辦法，怎樣叫黃老師和張老師先和好起來，而後再叫回漢聯合起來！團結才能發生力量，是不是，二叔？

趙 有什麼好辦法？先聽聽你的！

李 你是縣長，又是我的二叔，你要給我個命令，教我去負團結大家的責任（興奮的立起來），我就必有辦法！我的父親是紳士，我現在可以完全代表他；我年青，可是有點勢力！

趙 漢傑，可別怪我問，事情能那麼簡單嗎？

李 也許不很簡單，可是事在人爲，我覺得我有些把握，假若二叔准許我去作。（更興奮的）告訴你，二叔，爲這件事，即是讓我和個回教的姑娘結婚，我也願意！回漢聯姻，還能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呢？

趙 （不由的笑起來）漢傑，你今年二十幾歲了？

李 （莫明其妙的）怎麼了？二十一！

趙 好，可以結婚了！（又笑起來。）

李 （高聲的）二叔，怎麼了？怎麼拿我開心呢？

黃 （喘喘的攜茶具來）漢傑，你行了，噪音跟我差不多了！（倒茶）

李 不是，黃老師你看，趙二叔總以爲我還是小孩子，他笑得我難過！

黃 先喝水！（看李坐下）縣長，怎么回事？（端着茶坐下很響的吸了兩口。）

趙 漢傑的思想不錯，在縣裏也有個地位；可是辦法，哼，他也不是怎麼想出來的，我實在沒法忍住笑；他就生了氣。

李（勉強的要落落大方）沒有，我并沒生氣！（把香煙掏出來點上一枝。）

黃（一邊喝茶一邊問）什麼思想？什麼辦法？

趙 思想是正確的，想教我們大家團結起來，你與張老師合作，然後回漢再合作，教內相親，教外相友，大家一齊跟日本人幹。

黃 好！先從我自己說起，我樂意！（把茶喝乾又忙着倒上，立起來）不信，你們叫我給張老師去下跪，我一定肯去！他是我的盟兄，不管以前是誰的理對，誰的理不對，弟弟給哥哥賠禮，總不算丟人！你看，（想一想）自從那年我收了些外教的孩子們在我的學校裏念書，他跟我大鬧了一頓，就再也不跟我過活！（淚盈眶中）老兄老弟的，自幼兒的朋友，到如今會誰也不理誰！我們盟兄弟三個：大哥，滄州馬振雄，如今是生是死，不得而知；二哥，這幾年了，不跟我過活！嗨！（低聲的）多少次了，我要去賠禮，說「二哥，咱們都不久就快入土了啦，幹嗎還犯這個彆扭呢！」我曉得，張二哥會半夜裏蒙上頭哭一大場，可是，決不會當着大家叫我一聲三弟！我曉得他的脾氣，自幼的朋友！（用衣襟擦了擦淚，坐下了。）

趙漢傑，聽見沒有？事情，我剛才說過，並不像你想的那麼簡單！

李（堅決的）簡單吧，不簡單吧，總得有人去作！

趙當然！當然！我到任三年了，敢保說，沒有一天不憂慮這件事！問黃老先生，這是真話不是？

黃真的！要是以前的縣長都像你這麼公平，那可以少出多少亂子！

趙是的，不過這種事可與別的事不同；辦好，不容易；辦壞，可就不可收拾了！比如，（笑了下）你剛才說的回漢聯婚！

黃（不那麼抑鬱了）怎麼着？李大少要——

李沒有！我是說假如有必要！比如說吧！爲了大家的團結，我們是縣裏有名的人家，若是和教門裏紳士聯婚，就能有很大的影響，那我就願意這麼辦！自幼我就看慣了回教，我喜歡回教；自幼我就有回教的女同學，我喜歡她們——乾淨，強健，好看！

黃有這麼一說！可是你得入教！

李 我不反對宗教，黃老師，告訴我怎麼入教？

趙 算了，漢傑！我很佩服你的真誠勁兒，可是你也得想想，爲結婚而入教，正如同爲金錢或別的利益而入教，不能算真正的信仰！而且，你父親也不能答應。

李 我有我的自由，父親管不了！至於入教的動機，我是爲了大家的團結，不能說不正確吧？宗教是大家的，誰都可以入教！

黃 這話對，這話對！宗教是大家的，特別是回教，回教裏有土耳其人，埃及人，阿拉伯人，非洲人，馬來人，印度人，漢人，多啦！多啦！天下最大的宗教就是我們回教！

趙 黃先生，漢傑，咱們先說點更要緊的吧！告訴你，漢傑，黃先生有好幾位小姐還沒出關呢！

黃 （哈哈的笑起來）縣長，你並沒有說對！我一向不干涉孩子們的事情！兒女的事，兒女們自有辦法，用不着老頭子多操心！告訴你，漢傑，娶我的兒女不難，也就不算本事；張老師也有女兒，敢去碰碰張老師，那才真算你有勇氣！

趙（也笑起來）黃老師真會出好題目！

李（極正經的）張老師的女兒，想起來了，跟我同過學，叫什麼英來着？這的確是一條路線！的確！這條路線打通，一切困難就一掃而空！想想看，張老師和我父親來不及，張老師又和老師你（指黃）來不及，假若我打通這條路綫，以我爲中心，豈不全部問題一總解決！（看縣長微笑）二叔，你總是笑我！按理說，二叔你常幫助我，使我成功！

趙我只能用公平的態度，從政治上使大家心平氣和，不出亂子；我可沒工夫去作媒人！（嚴肅起來）漢傑，這可是隨便談談，先別一板正經的認真！

黃（見張孝英輕輕的走來）啊，說曹操，曹操就到！孝英，好姪女，老忘不了你的黃三叔！來，（立起來，介紹）見見縣長！

孝（很大方的敬禮）縣長！（看見了李，但好像絕對沒看見；對黃說）爸爸看壯丁抽籤去了，我抓個空來看看三叔，姐姐們在家吧？（要往門裏走）

黃好孝英，你爸爸和我幾十年的交情，就仗着你給維持着，不至于完全斷絕！你爸爸

不許你來，你會偷着來看看三叔，好！好！明白懂事的姑娘！

李（被她的健美給吸住，不能再管束自己，立起來往前湊）這就是張姑娘？老同學，記得咱們小時候在學校裏打架？幾年不見，成了大姑娘了！

孝（像想起來他的樣，但還不好意思過話，對黃說）我進去看看姐姐們。

黃好，看看她們去，他們天天念道你！等等，這是李漢傑。真的你們小時候打過架，還記得吧？

李（湊過來，紅着臉，結結巴巴的）李，李漢傑。

孝（很大方的點了點頭）三叔還有話嗎？（忽要走去。）

黃告訴我，近來你爸爸又罵我沒有？嘔，怎能沒罵我！罵我什麼來着？告訴我，沒關係！三叔挨得起罵，也受得起捧！說吧，好孩子！

孝（很規矩的笑了笑）爸爸近來脾氣更壞了！

李我想我應當去勸勸張老師，國難期間，大家別再開意見！（表示自己有事）我去，一定能成功！張小姐你信不信？（見孝英不大理會他，頗失望）我今天一定找張老師

去！

黃 越老越固執，有什麼辦法呢！好孩子，我知道你不肯告訴我那老頭子罵了我什麼；有心眼，好了，去吧，進去吧！（又攔住她）等等，告訴我，縣長前次囑咐你爸爸辦理的疏散人口怎樣了？你看，孝英，上次縣長告訴我，我立刻就想了主意，把學校全搬開了！這不是我當着縣長面前討好，我是說事情該辦就得辦，快辦，不要耽誤了事！

孝 （極難過的）爸爸看見三叔你忙着疏散學生，他也就忙起來，可是——他勸大家，不要搬走！我一勸老人家，他就發脾氣！（忽然的愣住）嘔，三叔！

黃 （湊過來）怎麼啦，孩子！

孝 我，我這不是在縣長面前把爸爸告下來了嗎？

李 （也趕緊湊過來，安慰她）沒關係，張小姐，縣長是我二叔！

孝 （看了看李，對縣長）縣長！

趙 （立起來，微笑着）沒關係，張小姐！我曉得張老師的脾氣！幸虧你說出來，我們好

另想辦法，黃老先生，怎麼辦呢？

黃 很難！很難！聽張二哥話的人，就決不聽從我！我去勸他們是勞而無功！孝英，你還知道什麼？說出來，乘着縣長在這兒，大家好想主意。這是大家的事，你別以為是縣長面前出賣父親，好孩子，你是明白人！

孝 也沒有什麼別的可說的了，除了近來父親最信金四把的話——金四把的話永遠是挑撥是非的，三叔你留神！

子 （乘機會與她交談）金四把是誰，幹什麼的？

孝 是——（不願說下去）三叔，我進去了！（向縣長微一鞠躬。李向她點頭，她也微一點頭。）

黃 （向她的背影連連點頭，百感交集的樣子）唉！唉！

李 （出神的看着她的後影。）

趙 （看看黃，看看李，不知怎好）黃老先生，得趕緊想辦法，疏散人口是刻不容緩的事！金四把是誰？

黃 說媒拉絳的那麼個傢伙。不是本地的人，前——前二年才搬來的。對人頂客氣，頂會說話，誰也摸不清他到底要作什麼的那一個人！有他常常在張二哥耳朵旁邊，準保事情越鬧越糟！

李 (楞得怪僵得慌了，順口答音的接過話去) 交給我，我想我很能對付他！(因話找話的得到妙策) 對呀！先收服了金四把，再利用金四把疏通張老師，是個辦法，的確確！

趙 (沒理會李的話——李廢然坐下) 黃先生，咱們先一樣一樣的說。先說疏散人口的辦法，你看該怎辦？(坐下)

黃 (手捧着大肚子慢慢來回走) 凡是我所能辦到的，我已經都辦了。別人說辦而沒有辦的，我不敢多開口，一開口就更糟。(很憤慨的) 我姓黃的說出這樣的話，實在覺得丟人！可是一個明白人，我敢說，有時候是鬧不過一羣糊塗鬼的！團結？誰和誰都來不及，還團結，團結個蛋！

趙 不管怎樣，你還是得出主意。論年紀，你是我的前輩；論感情，你一向是我的好朋

友，是不是，老先生？

黃（又天真的笑了）這話不錯！不錯！你等我想想！（過去灌了一碗茶，抹了抹嘴）這麼辦，指定疏散區，回漢分開。（李感到無聊也喝了口水，隨便往院裏望了望。）

趙 分開？

黃 哎，分開！大家聽說各有各的去處，也許就樂意去了！這不是理當如此，而是就事論事，省得大家因為混雜在一處都不願去，這是沒辦法中的辦法，人命要緊！

趙 分開了當然更談不到團結了？

黃 那倒也未必。大家分開就不再打吵子，遇到公事，或者倒能都來服務。

趙（微微的點頭）也對！對金四把怎辦？好不好我先找他談一談？（遠處有吵鬧聲）

李（極快的立起來）二叔，聽！

黃 又鬧了事！簡直沒辦法！

（聲漸近）

大勇（飛跑）黃老師，你們教裏的人又反了！還不快去勸勸！

趙（還沉着坐着）這小孩子，不准胡說！怎回事。

大勇 喲，縣長！真的他們又反了！

（外邊馮鐵柱喊：「我知道縣長在這兒，走啊！」衆：「走！走！」）

大勇（得意而又恐慌的）鐵柱子領頭是不是反了？我不說瞎話！

黃 我去看看！

李 我也去！

黃（一邊走）你不用去！

趙 老先生！恐怕又是漢奸搗什麼亂，教他們派代表來！不，（立起來）黃先生！（趕上去）我親自去好！我去！

黃 我並不怕他們！

趙 事情總是越謹慎越好！我去！（走出去）

黃 也好！（走回來）大勇，你好小子快躲開，別跟着搗亂！

大勇 我不走，還看熱鬧呢，他們要是真造了反，我就單打鐵柱！

黃 不准再說造反！快滾！要不然我就永遠不再喜歡你了；去吧！好孩子！把二姐帶家去，聽見沒有？

大勇 對了，我得先看二姐去；好，要是大家打起來，二姐準得叫他們打在底下！（跑去）

李 （鼓起勇氣）老師，什麼事？

黃 沒關係，有縣長在這裏，不會出事；誰都知道他是好人！以前那些糊塗官們，有兩個人打架，就是造反，結果是鬧得不可開交！趙縣長是明白人！等他們進來，你可少說話！一鬧起來，大家就不管誰是紳士了！

李 曉得！我并不怕！不怕不怕！我還得作出點什麼來，教大家看看呢！

黃 在這咱們鎮上沒有胆小的人；就是可惜胆大而心不細，短着點腦子！

（縣長同張老師，金四把走來；馮鐵柱得意的用繩子拉着難民馬宗雄。）

趙 張老師，請坐！

黃 （極熱情的迎上來）張二哥！你今天居然上我這裏來！二哥！咱們都老了，難道還把

一點怨恨帶到墳裏去嗎？二哥！我早就想去賠罪，不管當年誰是誰非，都通通算我的過錯！你教我跪下也可以！想想咱們以前的交情！想想！今天乘着縣長在這裏，來，二哥，咱們老弟兄拿把手！（伸出手去）

張（沒看黃，對縣長說）縣長我來和「你」談一談，不爲看什麼「別人」！

黃 何必呢！自幼的好朋友！

張 啊，縣長，你大概知道，我敢慢待朋友不敢？我肯爲朋友捨了命！不過誰是朋友誰不是朋友，我可不能馬馬虎虎！

黃（幽默的）二哥，今天只當你馬虎一下，認下你的老三弟！

趙 張老師！

黃 二哥！

張 縣長，今天要不是你約我來，我的腳決不會來踏這塊髒地。

黃 啊！你敢在家門口侮辱我！你太不知好歹了！越老越塗糊，給臉不要臉！在我的家門口來侮辱我！好！好！好！好！（氣得發抖）

李（鼓着勇氣湊過來）張老師，你這就不對了！

張 這個吃奶的小孩子是誰？這年月小孩子太沒規矩了！

金（和顏悅色的）李家的少爺，漢傑，新從外面回來。

張 他呀，連他的爸爸都沒有對我講話的資格！縣長，請先辦咱們的事，閒人都可以躲

開！

李（碰了壁而不便發作，表示老練，過去挽住黃，勉強的笑着）老師不必動氣！

黃 縣長，今天我可要對不起了，請到別處去辦這件事吧，我真歡迎縣長你來，可是這

對老眼實在看不慣不識好歹的人！（摔開李的手，想走）

趙（非常爲難）不，黃老先生，我們一定要借這個地方！張老先生，和黃老先生拿把

手，你們二位老先生，都要這麼發脾氣，教年輕的人看着，不是，不是——（慘笑）

教我說什麼好呢？現在國難當頭，眼看着敵人就來到，我們還能，還能——二位老

先生都尋明白人——想想，我雖然永遠不擺臭官僚架子，可是二位老先生也總得教我

過得去，不能一點臉不給我留！來！握握手！

張（躲開）縣長！日本鬼子來了，我破着這條老命幹，決不含糊！當年，我憑一口單刀，拿過土匪大盜！現在我人老力不老！

李 太固執了！

張 小孩子少講話！

李 小孩子？我比你多讀過——（被黃先生攔住）

黃 好，縣長你既願在這裏，請隨便！我失陪了！明天，我把這塊地皮鏟光，省得留下他們胡塗人的脚印。（氣昂昂的往院裏走，把開着的街門啣的一聲關上。）

趙（極難堪，但決不願發氣，反倒勉強的笑了笑）張老師！

張 請縣長先審問這個漢奸吧！

趙（又笑了笑）在沒調查清楚以前，咱們還是少用漢奸這兩個字，張老師！來，都坐下！

（縣長先生下，對張，他不願太客氣了。張昂胸而坐，目空一切。李坐在離張最遠的地方。金極客氣的坐下。鐵柱和馬還立着。馬低着頭，鐵柱非常得意。）

趙 張老師，怎回事？

張 (命令式的)你告訴縣長，金四把！

金 是！是！張老師！這，這！縣長！縣長容稟！(立起來，鞠躬)

趙 坐下講！

張 坐下，快講！(老氣橫秋的把手扶在膝上，目往前視，如一尊什麼英雄銅像。)

金 是，是，是！(坐下，但仍跨着石凳的邊沿)是這麼回事，縣長！今天壯了抽籤，我們——張老師和我——都知道縣長必來，本當到城外去歡迎！不過，不知縣長什麼時候到，所以失禮，失禮得很！

張 說乾脆的，不要麻煩！

金 是，是！既已失禮，沒去歡迎縣長——

趙 常來常往，根本用不着多禮。

金 縣長(欠身)高明！我說，既沒去歡迎縣長——

張 金四把！你這是成心磨豆腐！縣長賞臉聽着你瞎扯，「我」的耳朵吃不住！縣長

(大轉身)聽我的！我們在開會以前，就都去了；什麼話呢(目光四射)我們回教人不怕去當兵，我們都熱心救國！(立起來比畫着)男女老幼站了一大羣，等着縣長來到開會。可是，出了亂子！有人往我們的小孩子嘴上抹大油！(喊)這不是任何一個回教人能忍受的，不要說是我老頭子了！怎麼着，我們回教人跟別人一樣出的壯丁，去爲國出力！爲什麼這樣對待我們呢！我斷定，這是漢人作的——

趙 (不卑不亢的沉着的)怎麼知道的呢？

張 (乾笑)漢人成心搗亂，已不是一次，縣長你是曉得的！這次，爲是把會吵散，好教我們擔不出壯丁的罪名；這顯而易見！

金 確是如此！

張 你要說，我就不說了！

金 張老師說，張老師說，我不再出聲！

趙 這個人(指馬)是怎回事？

張 正要回稟縣長！金四把看見的，是這小子作的！金四把，是不是？該你說話了，怎

又不說了呢，真！（突然坐下）

金 是的，縣長，我親眼看見是他！鐵柱，你也看見了？

馮（極興奮的）是，我不說瞎話！

馬（很快的抬起頭來）我在教，我是回教人，縣長！

張（驚異的）啊？

李（沒法再管束自己）哈哈！

金 縣長，他必定是扯謊呢！他要是教門人，我們怎麼會不認識他？

張 金四把，這說的有勁！說得好，我就誇獎你；不好，就告訴你不好；我心口如一！

馬 我是難民，剛逃到這裏來，他們怎能認識我，縣長？

金 作漢奸的，縣長，會巧裝改扮；那不難！他假裝難民！

馬 我是老實人！

金 誰給你担保呢？

馬 我是來找一個人，我要見到他，他就會給我担保！

金 哼，我們這裏沒有認識你這樣人的。鐵柱，你說，你對縣長說；你看見什麼了？

趙 對，鐵柱，你看見他幹什麼來着？

馮 (看看張，看看金) 啊——

趙 說，說實話，好孩子！

金 鐵柱，留神你說什麼！想想再說！

張 縣長！（相當的客氣）我們在教的都不說謊！鐵柱，說！

馮 (得到張與趙的鼓勵，本想痛快的陳述，可是金的眼神又使他遲疑) 還沒開會，(看金) 還沒開會——

趙 (和悅的) 怎樣？

張 說！別就誤工夫！

馮 還沒有開會，我就看見了他。他跟大家說，他是難民，他的家鄉都教日本鬼子給霸佔了！說的時候，他直要哭！金四把，也在那兒。後來(看金) 也不知怎的，大家就亂起來，我就看不大清楚了！

金 鐵柱，你這小子太沒有記性了！剛過這麼一會兒就把事忘了！

趙 我問你，鐵柱，他和大家講日本鬼子的時候，他說他是回教人沒有？

馮（低頭不敢看金）說來着！

張 就說他是回教人吧，也必是受漢人的指使，我敢斷定！

趙 那麼張老師，現在有這麼幾點：第一，他也許是回教人，也許不是。第二，他也許是難民，也許不是。第三，他也許是回教人而受了漢人的指使，到這兒搗亂，也許不是。這三點都得調查，調查清楚，才好定罪。是不是，張老師？

張 縣長說的不差！

趙 至於往小孩們嘴上抹豬油，是他不是，鐵柱，你沒看見？

馮（不敢抬眼，點了點頭）沒看清。

金 縣長，我看見了，我敢起誓！

趙 好！張老師你也沒看見！

張 沒有！金四把總不會說謊！即使不是這個人作的，這件「事」可是千真萬確，請縣

長認真的清查！

趙 我還沒有不認真過吧？（一笑）

張 縣長愛民如子，誰都知道！

趙 那麼，這個人交給我，我去細細審問，再去詳細調查一切；是不是？（看張點頭）
好！張老師，你去告訴大家，不要再吵，我慢慢的把這件事必辦理清楚。

張 一定！我不准他們吵，就沒人敢再吵！這一對拳頭，還能打十幾二十個的！

趙 金四把，你呢？

張 我既然贊成了縣長的辦法，金四把就不能再說別的！

金（獻媚的）張老師的意見也就是我的，是！縣長！

趙 好，漢傑，把外邊彈壓的警察叫來，把這個難民暫看在區公所裏。

李 是，二叔。我同意二叔的辦法！我得跟着你學習！

趙 鐵柱，你好好回家，不准再跟人打架！

馮 我等着跟張老師一道走，張老師答應教給我幾趙彈腿呢！（搭訕着走到張老師旁

邊。）

趙 張老師，這件事暫時告一結束。先別走，我還有話說，抽壯丁改在明天，老先生還得來幫忙！

張 可以！

趙 疏散人口的事，等一等我還去拜望你，咱們再細談。

張 稟告縣長，這件事，對不住，我還沒有辦！這可並不是沒有理由。（立起來）大家的房屋財產都在這裏，難捨得搬走？搬到鄉間，回漢混雜，又大不方便。再說這裏有我們的禮拜寺，真主相助，日本人不敢炸這裏，這是大家的意思，我就照實的回稟。金四把，是這樣不是？

金 是這樣，我也想日本人決不敢來炸禮拜寺！

趙 好，張老師，咱們再詳細的談。金四把，請回吧！

金 是，縣長！這個漢——難民，縣長，可請你別輕易放了！縣長囑託我們大家留神查漢奸，我們就得盡心！要是輕易放了，大家就必定灰心，再也不肯負責任了！請原

諒我多嘴，縣長！張老師，待一會兒見！（下）

張 我也該走了吧？

趙 請稍等一等！（見李同一巡警進來，對趙）把他送到區公所去，好好的看待，不准委屈他！暫時不准他出來，也不許別人見他！聽明白沒有。（對難民）先跟他去，待一會兒我問你話，不要着急，我們這裏不能錯待了你！去吧。（警帶馬下，對李）你也請回，今天晚上，我也許看你的老人家去，先替我問他好！

李 二叔，教我辦點事啊！哪怕是件小事呢！先試試我成不成！我能完全代表我的父親，對地方的事，我和他（指張）一樣的有發言權。

趙 慢慢來，慢慢來。（見李下，立起來，與張并肩）張老師（語聲極誠懇）！

張 （好像是受了什麼感動）啊？

趙 現在只剩了你我！啊，鐵柱！

張 沒關係，一個小孩子！他磨着我非今天學點拳不可！他說要報仇，我也不曉得有什麼仇可報！（笑起來）

馮 那誰——（被縣長的眼給嚇了回去，擦了擦鼻子。）

趙 我得進去（指了指黃宅的門），慰問那位老先生一下。同我進去，好不好？你們二位老人，自幼的朋友，何必鬧這個笑話呢？我說這是鬧笑話，一點也不怕你老先生生氣。

張 我不能生縣長的氣。你是個好縣長！縣長們要都像你，天下就沒有什麼亂子了！

趙 咱們現在非大家合起來，不能打日本；若是你們二位老人先領着頭兒鬧意氣，豈不是個笑話？來，同我進去，老朋友彼此拿把手，有什麼過不去的事呢？！

張 縣長，我謝謝你！你說的實在，實在有理！可是，我不能進這個門！一進這個門，事情也許好辦了，可是，我就不是張二了！至於打日本，我姓張的決不含糊！我願拚上，我敢拚上這條老命！縣長請吧！

趙 我的話都白說了？

張 對不起！

趙 我希望別把送殯的埋在墳裏，張老師你不怪我想給你們調停？

張 縣長夠朋友！姓黃的不是朋友。我是恩怨分明！

趙 假如我以後再給調停調停呢？

張

趙 好，咱們待一會兒見，我進去。（去敲門進去。）

馮 （把張拉在茶缸旁邊）張老師，今天我在這兒受了欺侮，我得報仇！

張 （極親愛的）誰欺侮了咱爺兒們呢？

馮 （含着淚）大勇和二姐，他倆！

張 啊，胡家那倆小東西！你怎麼辦來着呢？

馮 他倆打我一個，我幹不過他們！

張 你就跑了？抹着眼淚？

馮 我沒跑，也沒哭，我跟他們幹到底！

張 好小子，有根好小子！咱們男子漢永遠不能跑，不能哭！

馮 （越說越得意了）我沒跑，也沒哭，我搬起這個茶缸，要一下子砸死他們倆！

好小子，張老師願收你做徒弟！你有根！

馮 哼，我還提出張老師來了呢！

張 他們怎樣？

馮 胡二姐撇着嘴，撇得像個小盆似的，說，張老師？張老師也沒多大能力，倚老賣老，瞎虎事！

張 這是二妞說的？

馮 大勇也說來着，還罵你來着呢！我可是沒聽清！

張 夠了！夠了！啊，我老了，不輕易打人了，只落得連剛斷奶的孩子，都小看我了！
後來呢！

馮 後來黃老頭子來了，罵了我一頓！他老向着外教人，那個糟老頭子？

張 越老越糊塗，半瘋子似的！快了，我看他快反教了！

金 （輕輕的上來）張老師，縣長不是託你勸大家回去嗎？

張 好，我去！

金 據我想啊！張老師還是請縣長親自去好；咱們又不吃薪拿俸，幹嗎替他出力呢？

張 (微怒) 金四把，你幾時看見過我說了話不算呢？你剛才沒聽見，我答應了縣長，教大家不要再吵嗎？我答應了的，就得辦到，永不後悔！再說縣長看得起我，才託我辦事！

金 是，張老師！一點不錯！可是，(很媚的一笑) 縣長更看得起他！(指門中) 鐵柱，我說的對不對？

馮 對！縣長一來，他就跟在屁股後頭！

張 別跟他學，鐵柱子！爲人要骨力硬正，不准狗巴結人！我姓張的一輩子沒有別的好處，就是骨頭硬！好，鐵柱，你去吧！太陽快落的時候，你來，我教給你彈腿！別老跟着我，到時候來學拳，學完就走，別膏藥似的貼着我身上！聽見沒有？

馮 聽見了，張老師！

張 去吧！金四把，走！(走了幾步，回頭看了看黃家的黑大門，嘆了口氣，剛要轉身，聽見門開了，孝英走出來。(啊？孝英！一時氣得說不出話來。))

金 (極媚的) 喲，張姑娘！

孝 (驚異，恐懼) 爸爸！

— 幕 —

第二幕

景 張老師的客廳。陳設簡單而几淨窗明。最光潔惹目的是一座刀槍架，擺列着各樣兵器。在刀槍架對面，有個書架，書甚少，而有不少的瓶子，都裝着治跌打損傷什麼的藥品，上貼紅簽與對面的紅槍纓相映。壁上除了一張虎皮，沒有其他的裝飾。這間屋子充分的表現出男性的爽朗與簡單來。

幕開時，孝英立在父親旁邊，低着頭。張坐在椅子上，對着一根花槍出神。

人 張，孝英，趙，李，馬，金。

孝 爸爸！

張 |

孝 爸爸，這麼大年紀，別又氣壞了！是我的錯兒，你饒恕我這次吧！爸爸，你說話呀，你答應一聲！

張 |

孝（輕輕往前湊了湊，想拉父親一下，又不敢）爸爸，你就只有我這麼一個女兒；我沒有爸爸不行，爸爸沒我也不行，何苦生這麼大的氣呢！喝口水吧？我拿壺去！

張

孝（有些忍受不住了，臉上熱起來，語聲也高了些）我知道我作錯了事，可是黃家也並不是什麼賊窩子！再說，我只在那兒坐了一會兒！

張 你說謊！（指上面）真主會降罪給不誠實的人！去了一會兒！

孝（聽見父親出了聲，痛快了一些，可是聽真主要降罪，又害了怕）我不扯謊，爸爸不扯謊！

張（用力向上指）說實話！

孝 也許有好大半天，我沒看鐘！

張（開始把眼從槍上移開，看着女兒）啊，你一到那裏，就連時候都忘了！那裏多麼美哪，有說有笑，啊？他們那一羣罵我，你也跟着罵，多麼痛快呀！

孝 嘔，爸爸！你別說屈了人哪！

張 別說屈了你？哼，你是成心招我生氣嗎！這麼些年的事，難道你就不知道？你曉得黃家是怎麼一羣人，你曉得我願意教你離他們越遠越好，怎麼偏偏的（拍手）乘我一轉眼就溜出去，看他們呢？嘔，嘔，看我老了，不聽我管束了，好！好！自己的女兒跟我作對頭，我有甚麼法兒呢？（立起來，揩着手，來回走。）

孝 （輕輕追着他，又不敢太靠近了）爸爸，我決沒那個心意！決沒有！我不過是去看他們，沒有別的！他們要是敢當着我罵爸爸你，我還能聽着嗎？那簡直不近人情！我要是那樣，還算人嗎？

張 （頹然坐下）不用強詞奪理了！去吧，躲開我！教我心靜一會兒，成不成？

孝 （已經有服從的意思了，可是覺得這樣沒結果是不妥當的）爸爸！你說，你饒了我，才行呢，這回，我錯了，以後，我不再去，永遠不再上，黃家去，還不行嗎？

張 （搖頭）難得很！那裏有你的朋友，家裏有你的對頭，你能不去？哈哈，笑話！

孝 我——（要怒，又壓住）爸爸你看着，我從此不再去！

張 （還是搖頭）我要是有個兒子呀，我不至於操這麼大的心！我老頭子，一身的武

蕊，一世的英名，沒有兒子，都付於流水！女兒的心是朝外的，朝外的！

孝 女兒跟兒子也差不多！

張 差得太多了！我要有個兒子，他必定完全聽我的話！我不教他到黃家去，他就不敢去，他要是偷着去，我會用板子管教他！女兒，唉，女兒就是一個硬漢子的對頭！去吧，孝英，我不能打你，完了！

孝 爸爸，我不再去還不行嗎？你不肯打我，對我跪着還不行嗎？

張 （看她要跪，心中軟了點）不用！你對主起誓好了，對主說：從此不再到黃家了，不跟漢人來往？

孝 （垂首）——

張 是不是？我說如何？女兒的心是朝外的！你不敢起誓！

孝 （低聲的，頗含憤怨）我敢！我敢！（想了想，改爲虔誠的）凡是真主所不喜的，我，張孝英，都不敢作！我不扯謊，我對真主起誓，從此不——

張 （立起來，虔敬的）不再到黃子清家中去！

孝 不再到黃子清家中去！（極快的，表示是自動的）不再和漢人來往！（喘了一口氣）爸爸，不生氣了吧，饒恕我了吧？（看着父親）

張 （愕了一會兒，微笑了笑）嗯，這我就放心了！（緩緩的坐下）孝英，你早就該知道：別的事都可以商量，就是這件事沒有商量的餘地——不能，再，到，黃家，去！你聽着！

孝 我聽着呢！（一軟似的坐下）

張 這並不是我太固執，我是怕你跟他們學壞了！我六十歲的人了，無論如何，總比你多知多懂。你總得聽老人的話！你看，黃家那個亂七八糟：兒子女兒一大羣，什麼事都由着兒女的性兒，要怎樣就怎樣。那個老糊塗蟲，一聲不出，由着他們胡反，成什麼體統呢！你想想，你常上他們家去，能學出好來不能？那個老頭子早晚是反教，你看着！我知道你是個不錯的孩子，可是我能一天到晚老誇獎你嗎？不能！作老子的，知道兒女不錯，就希望他更老，更要強。所以，我不能奉承你，我倒得時常教訓你！自然嘍，你早晚得出嫁，不能伺候我一輩子，可是我總得給你打下根。

雖然一個女孩子不能單刀赴會的成功立業，可也總得顯出點精神來，教人一看就曉得這是張某人的女兒，教人伸大拇指！我傳給你武藝，也傳給你一點精神——永遠要對得住真主，對得住教，對得住自己的良心！你要是能這樣，我就死後也放心了！

（叩門聲。）

孝（正盼着快結束這一場）爸爸，有人叫門！

張啊！不是縣長，就是金四把，也許是鐵柱子——不能，不能是鐵柱子，我告訴他太陽快落的時候來。（立起來，去看門）

孝（見父親走去）唉！（無可如何的整了整衣襟）

張縣長請！

（縣長入，李隨着。李本想要落落大方，但一見孝英，馬上不自然了。）

孝（趕快立起來）縣長！（對李微一點頭。）

張縣長請坐！屋子太窄蹙！（沒有招呼李）

趙 好說！張老師坐！小姐坐！李，你坐下！

李 （怪僵的坐下。剛坐下，見孝英還立着，趕快搬過去一個小凳）張小姐請坐！咱們是老同學！

孝 （沒敢坐，又不好意思不客氣一下）謝——

張 （對女兒說，可是指槐罵柳）幹什麼？出去！這麼點點的小孩子就假充大人，這兒有你說話的份兒！出去！

孝 （非常的難堪，但極力鎮定，仍落落大方）縣長，跟我爸爸說話兒吧！（驕傲的，似乎故意向父親挑戰的）李先生，再見。（走出去。）

李 再見，張小姐！（也很難堪，可是不願發作，掏出烟來）二叔？

趙 不吸！

（李點上烟，用力的吸了一口，揚着點臉吐出幾個煙圈，頗好玩。）

張 （用手搵開面前的煙）我就討厭抽煙喝酒！年輕輕的——

趙 （急忙岔開）啊，張老師！這幾天消息可是越來越緊哪！積極的，咱們非準備打不

可；消極的，得疏散人口！要打，咱們就得大家合作，不然是一定白吃虧。這三年了，我沒有一天不想調解大家的爭執，沒有一天不想團結起大家來；張老師你是曉得的。可惜，我的本領太小，經驗不夠，沒能夠作到好處！今天，事情是萬分緊急了，我們不能再等着，非馬上作起來不可！因此，我請你先和黃老先生和好起來，把教門的朋友團結成一家；然後，回漢還必須合作！不管你怎樣看，看在國家的面上，你願意也得這樣，不願意也得這樣。大難臨頭，我們必須扔掉了自己的成見，齊心努力的去打敵人！是不是，張老師？

張
縣長，你說的有理。可是，（立起來）請也聽聽我的。你說，我得跟黃子清合作；用得着嗎？他有什麼能力？他有不少的小學生，聽見放槍就會叫媽！我，我自己有武藝，有胆子；有良心，我願爲國家出力！這一縣裏凡是會打兩拳，踢兩腿的，都是我的徒弟。我說打，他們就必去打，必能打！用不着黃子清！至於回漢，那乾脆不要提；到一塊兒一定出亂子，還不如各憑良心，倒能把鬼子揍回去！

李
不能這麼說——（看縣長的眼神不對，不說了）

趙 那麼疏散人口呢？

張 黃子清的學校已經搬開，他自以為是服從縣長的命令，其實呢，小孩子們在這裏只會給大家添麻煩，所以搬開正好！說到我的朋友，他們都有胆子，決不能一聽見飛機聲就哆嗦。再說，我們的禮拜寺在這裏，日本鬼子決不敢炸！不信去問金四把，日本也有清真寺，也知道信主。我們的寺裏寬綽，滿可以容下不少人，顛躲的到寺裏躲躲，胆大的呢，隨便，我看不出什麼危險來，也就大可不必多此一舉！（語氣堅決，坐下的也脆快。）

趙 張老師的話也很有理。不過，張老師，咱們總是小心一點好。聽聽別處的人怎麼說，或者也能作我們的一些參考。漢傑，你去叫那個難民來，見見張老師。

李 對！（很高興的得到點事作，把煙丟在地上，被張老師瞪了一眼。走出去。）

張 哪個難民？

趙 剛才提到的那個。

張 縣長，你怎麼這樣快就把他審完了呢？

趙（笑了）簡直用不着審問，他是來找你的！

張 找我的？

趙 就是！還用得着審嗎？所以我就把他帶來，在門外拐角等着呢。他要真是來找你的，他說什麼就都可信了；要是根本不認識你，咱們再把他關起來。

張 啊，我今天倒得作審官了？（哈哈的一笑，似乎頗得意）

趙 他要是真認識張老師，也就必真是難民了，咱們就聽聽他怎麼說。好作個參考啊。

張 越說越對！縣長，我的力氣很大，可是我十個也鬥不過你一個；你太精明了！

李（帶馬宗雄進來）這就是張老師！（彷彿立了件奇功似的，急忙的坐下。）

馬 張老師，縣長！

趙 坐下！

馬（沒敢坐，雖然說）是。

張（要力持鎮靜，而心中頗興奮）你是找我來的？

馬 是！

張 剛才在街上的時候，怎麼不說話呢？

馬 不敢認！再說，他們已經把我打糊塗了！

張 （想了想）那麼剛才我們把你帶到縣長面前，你怎麼看見了我，還不出聲呢？

馬 我只聽到大家叫你張老師，并不知道就是我的張二爺爺！後來一問縣長才明白了。

張 （興奮的立起來）張二爺爺？你是誰？

馬 我是馬宗雄，滄州人，我爺爺是馬——

張 我是大盟兄馬振雄！你，馬振雄的孫子！（痛快得要落下淚來，要過去拉馬的手。

可是，細看了看馬，忽然大怒）馬振雄的孫子！馬振雄會有這樣丟人的孫子！你滾出去！（推了一把，馬幾乎倒下）

趙 （急忙拉住張）怎麼啦！

李 （挽住了馬）不用怕，有我呢！他要是不能保護你，你找我來！

張 縣長！馬振雄英雄了一輩子，會有這樣的孫子，像個叫化子，教我怎麼不難過呢！

（向馬怒喊）你祖父呢？

馬 死了！

張 什麼？

馬 死了！教日本人給殺了！

張 啊！大哥！（要落淚，但仍掙扎着，坐下了）宗雄，說，我大哥怎死的？

李 坐下說！（拉馬坐下）

趙 慢慢地說！（也坐下）

馬（眼釘着張）日本人打到我們那裏，祖父仗着一身的武藝，不願別人幫忙，獨自守着村子。不久，敵人把村子包圍起來，別人都打敗，祖父還不肯屈服，領着幾個人和日本兵拚了命！一出去，可就沒有回來！

張（又立起來）馬大哥死得好！死得好！往下說！後來怎樣？

馬 日本兵進了村子，把捉住的人都綁起來，教他們去給找豬，殺豬，犒勞日本兵；照辦呢，放開；不肯，槍斃！

張（走過馬身旁）他們照辦了沒有？照辦了沒有？

馬 沒有！沒有！他們願意死！

張 死得好，不愧是回教信徒！

李 宗教的力量！

趙 可惜，事前大家不都聯絡好；痛痛快快的大打一場再死，豈不更好！馬，說你的！馬大人，都死了，我逃了出來。我記得祖父常念道你，雖然我沒有見過張爺爺的面，可是我知道你一定能幫我的忙。我剛到這裏，誰想那個金四把就說我是漢奸！我看，他才是漢奸呢！

張 別胡說！是了，是了，張爺爺含糊不了；只要我有飯吃，你就餓不着！放心吧，小子！

趙 張老師，我就把他（指馬）交給你哪？

張 我的孫子，我不管嗎？縣長，（往遠處看）當年我和黃子清，路過滄州，和馬大哥一見相投，就結拜爲兄弟。馬大哥是條好漢！現在，會教日本鬼子給殺了！此仇非報不可！日本鬼子就是不打到這裏來，我姓張的會打到滄州去！砍下幾顆日本人

頭，給大哥報仇！大哥！我的馬大哥！你死，我大概也不久了！哼，老三黃子清又跟我不和！唉！活着又怎樣呢？還有什麼意思呢？（坐下）

趙 張老師，別太傷心，別太悲觀，大難臨頭，咱們得幹哪！馬老先生死了，我們給他報仇！

張 一定！

趙 給死了的報仇，同時也讓活着的和和氣氣，別把朋友們的一點小小衝突帶到坟地裏去！張老師，黃老先生已經願意和你握手，就原諒了他，教老兄老弟協力同心去打日本，一齊給馬老英雄報仇，夠多麼好！馬老英雄不能白死，我們不能白活着！馬老英雄因爲沒有人幫助，所以被敵人打死；我們要是還不彼此幫忙，簡直對不住亡人！張老師？

張 （楞了會兒）縣長，我要是和黃子清合作，沒有人笑話我？

趙 爲國事忘了私怨，只有英雄豪傑才能辦得到！誰敢笑話呢？

張 （看着馬）啊，看在死去的大哥的面，好，我願意這麼辦！

趙 好漢子！回漢的聯合怎樣呢？要講聯合就講到家，人多心齊，才是真正的力量！

張

李（鼓起掌來）說呀，張老師！精神團結，爭取勝利！

張 怎麼了？要瘋啊？有什麼可笑哩，難道馬大哥的死是件喜事？太不知好歹了！要笑，出去笑！

李（面紅過耳）不要誤會我的意思，張老師，我還是鼓勵你呢，誇獎你呢！我父親也是個紳士，我和你一樣應當對地方的事負責！

張 我這麼大年紀，用得着你來鼓勵，誇獎？出去！

李（開始發怒）年紀大幾歲也不必像這麼依老賣老哇！（立起來）你有你的勢力，我也有我的，倒並不在乎年紀的大小！二叔我走啦！（又遲頓了一下）真的，為大家團結，我一點不應當掛氣，不過——好，我走吧！

張 以後還別再來！

趙 好吧，漢傑，你先回去。事情得慢慢來，別動氣！（看李出去）張老師，不用和他

一般見識，他年輕不懂事，雖然他的心可是不錯！

張 太不懂事！

趙 可是他實在想爲地方作點事！好吧，張老師！咱們明天再談，你也該休息休息了！

李 （又上來）我說張老師，我這麼走不合適，咱們心平氣和的談談好不好？

張 （沒答理李）縣長有事請去辦事，我用不着休息，一點兒不累！年紀雖然大了，精神還好，教他們年輕的來比比看！他們，誰也不是張二的對手，我敢這麼說！

趙 一點不假，你看，我比你小着二十年，可是背已經彎了！他們年輕的（向李一點頭）就更不行了！

張 縣長大操心！操勞過度，等打完仗，我教給縣長一兩套小拳，一定有益處！（立起來）咱們明天再談，縣長派人送個信來，叫我我必去，縣長願意上我這裏來，永遠歡迎！

趙 漢傑，同我一道走！（對張）不送！不送！咱們明天再見！（對馬）馬宗雄，你就在這兒吧，好好的，別招張老師生氣！

請！（送出縣長去）明天見！

李 張老師，有朝一日我會叫你明白過來，我也有點本事！（隨縣長走）

張 （同馬走回來就座）孝英！孝英！拿點水來！

孝 （在內答應）就來，爸爸！

張 宗雄，細細的說給我聽，你祖父怎麼死的？

馬 最初，我們聽到不好的消息，大家誰也沒放在心上，都以為是謠言。及至日本兵快到了，爺爺還說不怕，他說憑他的一支槍可以打一營人。他不要別人幫助，單等着施展武藝殺鬼子。

張 英雄！我大哥就是那個脾氣！

馬 一天晚上，敵人把村子包圍好了。我們一家子和幾個鄰居，都跟着爺爺守住村外的土坡。張爺爺，你記得那個地方？

張 （閉目）記得上邊有幾棵老松樹。

馬 就是在那裏——

孝（拿着水壺，杯子）爸爸！喲，有客人？

張這可不是客人！這是你馬老伯的孫子！馬宗雄，你姑姑！你吃飯穿衣，幹什麼吧，都向你姑姑要！

孝 滄州那位馬伯伯的——

張還能是別人？（看孝英倒水）先別忙着倒水，來，聽他說你馬老伯怎麼死的！宗雄，接着說！

馬我們都埋伏在土坡上，日本兵到了，爺爺頭一個衝上去的，喊了一聲殺，一個日本鬼的頭已飛出去多遠！

張 脆！

孝（眼發了光）好！

馬我們的地勢好，敵人的火力強，支持了半點多鐘，我們一個一個的都倒下去，爺爺已經殺紅了眼，在槍彈裏就像條猛虎似的殺出殺入！越打我們的人越少了，他一跳找到了我。爬在我耳旁，他說：宗雄！跑！給馬家留條根！我順着溝往外爬，心

裏想，往那裏去呢？想不出辦法，我也不知怎的回了家，家裏已沒有了人，男的都打仗去了，女的聽消息不好全跑了。我不肯離開家，又怕日本兵來到，我就在草塚裏睡了一夜。到第二天，日本兵像趕羊似的趕着捉住的那些人，都趕到我們的場院裏。

張 是場院，又是你爺爺練武的地方，又寬又平，我記得。

馬 就是在那裏，日本人先逼着大家去給殺豬，他們不肯，就都被殺死，血一直流到草塚裏！我始終是在草塚裏，不敢看，可是聽得真真的！在草塚裏餓了兩天；我偷偷的爬出來，沒有人敢收場院裏的屍，都曬臭了！我一步一留神的往村外走。走到小土坡底下，看見了爺爺的屍首（搗上眼）滿身是傷，臉上，可並不難看，左脚被他們砍掉！我看四外沒人，把他老人家拉到土溝中，藏在一個洞兒裏……（低聲哭起來。）

張 孝英！宗雄！馬大哥！（如黃河決口的樣子，放聲哭起來。）

孝 （一邊抹淚一邊勸）爸爸，不要再哭，咱們給馬伯伯報仇！（又勸馬）有志氣，咱

們報仇，不哭！（再勸張）爸爸，別哭啦，教人家聽着多麼不好意思！

張（哭聲低了些）大哥！兄弟給你報仇！（仍抽咽）孝英，當初，你馬老伯黃三叔和我，真是三個人長了一顆心，而今——而今——（楞了一會兒，一手拉住孝英，一手拉住馬）走！咱們看你黃三叔去，我去給他賠罪！老二老三要是再不和愛：怎對得起死去的大哥呢！

孝 我已經起了誓！我不能去！

張 真主降罪，我擔當，我教你去的！走！

金（在外面）張老師！

張 誰？

金（滿臉笑容的走進來）張老師要出去嗎？（裝作沒看見張臉上的淚痕。）

張（極冷淡的）啊！（坐下）

金（極客氣的又輕佻的）孝英姑娘告訴我，老師是跟誰生了氣吧？

孝（很高傲的）不知道！

金（笑着向馬）是你招張老師生了氣吧？

張（對金）你躲開他！孝英，你帶宗雄去吃點東西。去！

孝 咱們不是上——

張 待會兒再說！

孝（對馬）咱們走，跟我吃點東西去！（同下）

張 金四把，你跟我的孫子有什麼仇哇？

金 誰？

張 那個難民！他是我馬大哥的孩子！說吧，你爲什麼單找苦孩子欺侮呢？

金 我並不知道，真不知道！我要真知道，你想，我怎能——（手足無措的樣子）張老師，你打我罵我都可以，我可實在不是有心！（見張不語）張老師，誰說的他是馬家的人呢？

張 他自己。

金 那恐怕要留點心吧？老師請原諒我多嘴，我若是說錯了，也是出於事事要小心：

若是說對了，那就更好了不是？他說他是誰，有什麼證據呢？往大裏說，我們別中了漢奸的詭計，往小裏說，被人騙去幾頓飯吃，也顯著咱們太沒用，是不是？咱們久走江湖的人，教個小難民給騙了，才笑話呢！

張（一時拿不定主意）嗯，嗯！

金 老師不是要出去嗎！上哪兒？

張（不願說，但又決不願扯謊）上黃家去！

金 喝！我來得正湊巧！剛才我從東大街過，看見一羣人，圍着黃三爺，又在那兒——啊，講究張老師呢！我不拉老婆舌頭，不用教我學說——反正你也能猜想到他說的是什麼？

張（楞了半天）你來得很巧，要不然我就找他去了！

金（非常得意）張老師，我既不向燈，也不向火，我只是實話實說，聽見什麼總得來報告。老師的名譽要緊，不能隨便教人辱罵，不管他是誰！

張（點了點頭）坐下！來，咱們商量商量，怎樣預備打日本鬼子，省得縣長說咱們不

熱心！

金 是，張老師！不過，日本人可很厲害啊！

張 日本人厲害，哈哈，那看是遇見誰了！要遇上我，他們就是塊豆腐！等我算算，

（想了想）嗯，大概的說我可湊出百十多枝槍！

金 多少？到一百五不到？

張 差不多！

金 嗚！人呢？

張 出二三百人不算什麼！

金 就算是二百五十名吧？

張 還能多一些！有槍的拿槍，沒槍的拿刀槍劍戟，有我領着，敢保教日本人片甲不

歸！

金 有子彈嗎？

張 不多，省着用！用兵講究機謀調動，不專靠武器！

金 張老師說不出究竟有多少顆子彈吧？

張 說不上來，沒關係！到真不夠用的時候，我會去買！

金 哪裏去買？

張 你這是審案呢，還是怎着！

金 我哪敢呢！（陪笑）我是想知道個準數兒，好知道咱們到底有多大的力量！你看，你剛才說可以出一百五十枝槍，我還可以去找幾枝，傢伙是越多越好啊？

張 這還像話！（起來，倒了碗水，一氣喝下，擦擦鬍子。）

金 而且，咱們必須算清楚了，準知道咱們有多大力量，日本兵不是好惹的！

張 你怕，我不怕！（又喝了碗水，彷彿要把日本鬼子都一口吞了似的。）

金 我也有點胆子，張老師知道！我是講慎重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！況且，聽說日本人到處對我們回教人很好；他們既不欺侮咱們，咱們何必一定非硬碰硬不可呢？

張 你聽誰說的？

金 有人這麼說！聽見的也不止我一個！我不敢說那一定是實話，不過日本人既不欺負

咱們的人，咱們何必去替漢人出力呢！

張 日本人殺了我的馬大哥，你曉得不曉得？先不用說別的，我應當給馬大哥報仇不應當？孝英！孝英！

孝 （匆匆的進來）幹嗎，爸爸？（金眼撩着她，又怕張看見，假裝去倒水，離她近一點。）

張 宗雄呢？叫他來！

孝 他不敢來，怕金四把！

金 （極快的轉過身來）怕我幹嗎？笑話！笑話！

孝 要不是你，他怎麼教人當漢奸似的捉起來呢？

張 （看着金）啊！

金 （媚笑）要不是我，他怎能找到他的張爺爺呢？

張 先不要鬥嘴；叫他來！

孝 宗雄！宗雄！爺爺嗎，你來呢！

張 都坐下！（有點疲倦的樣子，打了個極大的哈欠。）

孝 （關切的）爸爸累了吧？

張 笑話！（立刻勉強打起精神）我會累？笑話！嗯？宗雄哪兒去了？（喊）宗雄！快來！

馬 （極慢的走來）爺爺，我來了！（神氣沮喪。）

張 怎麼了？小子！（極關切的）不舒服？想家？不用想家，這就是你的家！告訴爺爺，有什麼委屈？

馬 沒有什麼！爺爺叫我幹什麼？

張 告訴告訴他（指金），日本人怎麼殺了我的馬大哥，怎麼教滄州的回教人給殺豬，告訴他！金四把，你說的是你聽來的，他說的是親眼得見！

馬 我不敢說！（看着金）

張 （微怒）怎麼？

馬 剛才我在街上講給大家聽，日本人怎麼欺侮咱們，他就說我是漢奸，我怎好再對着

他講呢？

金 心眼太多！（眼掠着孝英）那是我一時的誤會，我並沒故意和誰過不去！說吧，我好好的聽着！

張 說吧！

馬 何必說呢？反正他不信！剛才咱們在黃家門口的時候，我一說話，他就罵我！

金 哈哈！太多心！那是你心裏有病，我並沒瞪你！

孝 爸爸，他既不願意說，就不必勉強他了吧！

張 是這麼回事，剛才金四把說，日本人到處待我們教裏的人很好，而宗雄說，日本人教咱們給他們殺豬，所以我願意教金四把聽聽。

金 聽不聽也並沒多大關係，張老師，不必爲難他，不說就能！

孝 反正日本人殺了馬伯伯是真的！

金 不過——（看了她一眼，不願說了，唯恐得罪了她。）

張 不過怎麼樣？

金 這個年月，我們要事事留神，一點不可大意！張老師以為這位小少爺的話靠得住，好，我就也相信！我聽別人說，日本人待咱們很好，大概也不全是謠言。我們反正都沒親眼見，小心點總沒過錯！

張 馬大哥的仇可不能不報！

金 當然要報！（又笑了笑）不過，這位小少爺到底是不是——

張 他連家裏的柴草垛都說得清清楚楚，難道還有什麼假話？

金 一定不假，一定不假，這我就放心了！（極和氣的，過去拉了拉馬的手）請原諒我，我是個謹慎的人，處處未免過火的小心！我的小心，可全是爲了公；大家的事，大家留神！有什麼對不起的地方，請看在張老師的面上，別計較我！（拍了拍馬的肩）好了，好了！咱們從此以後就是好朋友！你別計較我，我不懷疑你，好不好？

宗雄，不要小孩子氣，金四把是個有用的人，跟他交個朋友！

馬（看孝英向他微微點頭）就是吧，爺爺！（沒等張吩咐，走去。）

金（看着馬的後影）小人兒，挺體面，有出息！（對張）我說，老師，你剛才說咱們有一百五十枝槍，猜猜漢人那邊有多少？

張 我獨自一個人也去打日本，不管別人有多少槍！

（孝英要走，可是又願意聽聽他們說什麼，立住看那張虎皮。）

金 哼，他們才有五六十枝，裏邊還有孫麻子的兩桿鳥槍！李漢傑家裏倒有幾桿好像伙，所以那小夥子也想像個人兒似的來出風頭，要跟咱爺們來爭功，那怎麼能成呢！

張 管他們呢！

金 那倒不然！（把聲音放低）縣長幹嗎一趟八趟的來看你老師？還不是爲要利用你那百十多桿槍？他們漢人的傢伙不夠，出去就得敗回來。一打敗仗，縣長就得撤差！這年月，作到縣長好容易，他肯輕易丟了差事嗎？因此，我就覺得我們出人出槍有點不值得！

孝（慢慢轉過身來）爸爸，許我說兩句話嗎？

金（搶着說）好極了！張姑娘說吧！

張（沒好意思攔阻她）你還有什麼可說的。

孝爸爸，縣長是個好人不是？

金我也沒說他壞！我是說，他們作官有作官的手段，我們不能完全相信他們。

孝（不信服的）嘖！

張金四把的話有點道理。要不然，我怎麼始終不肯答應和漢人合作呢？我老頭子比誰也不傻！我不能不尊敬縣長，他是父母官，像李漢傑那些人，我永遠不給他們個好臉看，什麼紳士不紳士的！

金張老師要是傻瓜，會有這麼大的名氣？

張孝英，好孩子，以後不准再和李漢傑說話！

孝他招呼，我能沒一點禮貌嗎？

張對他們不必講禮貌，我告訴你！

孝 是了！爸爸，咱們不是上——天不早啦！

張 不去了！

孝 （眨一眨眼）怎麼？

張 不去就是不去；還怎麼！

（金去倒水喝，躲開孝英的眼，）

孝 爸爸，怎麼又變了主意嗎？

張 我的事我自己作主！

孝 （不想吵嘴，可是壓不住氣）你又聽了什麼壞人的話啦吧？

（金喝完水，大大方方的向着她，表示自己決非壞人。）

張 這是什麼話呢？別再胡說。去！

孝 （很堅決，可是語氣很柔和）爸爸！我實在不願招你生氣，我願老討你的喜歡。可是，我看眼前的事太大了，不能不把心中的話說出來！你看，馬伯伯的死，還不是大家不合作的結果？爸爸你必須跟黃三叔講和，也得跟漢人聯絡。不聯合起來，分

頭去幹一定勞而無功！爸爸，上黃家去，去！別再聽壞人的話！

金（笑着）誰是壞人？

孝（極冷的）總有那麼一個！

金（還笑着，本想不得罪孝英，可是又怕她破壞了自己的計劃，所以還是挑動張老師的怒火）有那麼一個？就在你的面前吧？

孝——（凜然的看着金。）

金（知道非作到家不可）好了，我一片忠心，張老師，會教人——噫！我走了，張老師！我只盼望你，張老師，可別也看我是壞蛋就得了！

張（坐下，金四把！（怒向孝英））出去！你怎可以得罪我的朋友呢？不知好歹，去！

孝（也發了怒）朋友？朋友教給你別上黃家去！朋友教給你別跟漢人合作！朋友教給你懷疑縣長！朋友把你的孫子當作漢奸！朋友，朋友！

張（看女兒大怒，反倒愣住了，半天才說出來）去！

孝家裏的事，你說怎辦，我無不服從！國家的事是大家的，誰都可以說話！有什麼理

由不和黃三叔說話？有什麼理由不跟漢人來往？大家不都是中國人嗎？（指着金）他說不用上黃家去，他說不用和漢人來往，他是誰？稍微有點良心的人，肯不肯說他那樣的話！

張 你瘋了！！

孝 我沒瘋！懂得怎樣孝敬我的父親，可是我的良心話必得說出來，不說出來，就對不起真主！

張 真主會懲罰你這不孝的丫頭！你老偏向着別人家去，上黃家去，死在那裏！

金 聽！別吵，聽！

（警報鐘聲。）

孝 宗雄！宗雄！

金 警報！我——（往外跑）

張 胆小如鼠！（譏諷的）不送了！（對孝英）關上門，炸彈要有眼睛，往這裏炸，他媽的！把宗雄叫來，死，就死在一處！我老了，我糊塗！活着也沒多大滋味了！連

我的女兒都敢瞪着眼教訓我！我偏不和黃子清好，我偏不跟漢人來往！炸死吧，炸死省心！

孝（無可如何）好吧，炸彈來，咱們死在一塊！宗雄！來呀！

馬（匆匆的進來）怎麼了？

孝空襲！

馬有地方躲嗎？

孝我們不躲！

馬這可不好，白白死了不如留着命去殺日本鬼子！

張要躲你去躲，我要死，就死在家裏！教飛機給嚇住，丟人！你們倆在這兒，我到院裏去看看，看飛機怎樣炸我！

孝爸爸！

馬院裏比屋裏好，姑姑！

（一同出去。飛機聲，落彈聲，人聲。孝英喊聲：「爸爸！」張老師喊聲：「炸，

炸，再來一個……房倒，……）

——幕——

第三幕

時 第二幕後二日。

景 縣政府設立的一間簡陋病院。這個病院完全是爲救急而設立的，所以一切都顯得很簡陋，但却也還整潔，像個病房的樣子。

室內兩張病床，上覆白布單。床旁各一小几，上有茶杯茶碗等用具。但在張老師那面，却有些專治跌打損傷的藥瓶子。

左邊有窗，很大，可見田中禾稼。

四壁顯然是才用泥土塗過，泥土還沒有全乾，牆上貼了敵機轟炸城市等教育畫，也有紅綠色紙寫就的抗敵標語，如「國家至上」「民族至上」等類。

張老師和李漢傑同時在轟炸時受了傷，所以，現在——雖然張老師並不願意。

——同時躺在這縣政府所設的簡陋病房裏。

開幕時，張老師躺在右邊床上，李漢傑覆白被單倚坐在右旁床上。李漢傑傷了

目，所以綁了綑帶。一個醫生剛剛給李漢傑捆紮好。

醫生 放心吧，李先生，你的傷就要好了！

李 我的眼睛？

醫生 沒有什麼損害！

李 這倒霉的綑帶！

醫生 明天就可以去了！

李 謝謝你，我李漢傑要變了瞎子，那可糟了！

醫生 不會的，不過是碎片傷了眼皮，不算什麼的。（欲去，又猶疑的走向張老師）張

老師，要我給你檢查一下嗎？

張 （生氣的）不用，用不着！

醫生 （也不堅持，彷彿已經是習慣了似的，預備走了。）

張 你把那「五虎解毒」丹的瓶子——

醫生 要我掙給你嗎？

張 不用了！不用了！你請吧！（咕嚕着）我治了一輩子跌打損傷，還用的着你，我就不相信這洋派頭。

醫生（搖搖頭下。）

張（仍還咕嚕着）這死丫頭還不來——（在床上轉側）

李（沉靜了一會以後，用手去摸茶几上的茶杯，因為眼睛看不見，一不小心，把茶杯碎在地上了。）

張（一驚，抬起了半身，望望的哼了一聲又睡倒了。）

李（知道驚動了他，急忙的。）對不起，我的眼睛看不見。

張……

李（仍摸索，但格外小心，摸到茶杯，倒了茶喝了一口，放下，稍停。）張老師，你沒睡嗎？……昨天夜裏，我睡了一覺，聽見你老在床上翻身……怎麼傷口還很疼嗎？

張（始終不理）……

李（等了一會，好心好意的。）張老師，傷好了一點嗎？

張（冷冷地）我——不算什麼！

李（嘆氣）日本人真不是東西，亂他媽的炸。我旁邊，可巧丟了一個，碎片從眼睛那兒擦過去，把眼皮劃傷了。張老師，聽說清真寺也炸了，死了不少的人！

張 哼！

李 日本人專炸清真寺，西安的也炸了，桂林的也炸了，蘭州的也炸了，還有——

張 哼！

李 張老師，你看趙縣長真能幹。

張 這個鬼地方，要不是我家裏炸的亂七八糟，我決不會上這兒來！

李 張老師，你看趙縣長真會辦事，這兒才一炸完，救急院就成立了。別的倒沒什麼，像你老人家吧，家炸毀了，就方便多了。

（孝英推門進。）

孝 爸爸我來了！

李（立刻驚喜交集。）張小姐，你來了嗎？我一聽腳步聲音，就知道是你。

孝（不得不應酬的，但一半也出於誠意。）哦，李先生，你好了一點嗎？

李（方欲答話）——

張得咧，得咧！那兒來這末多話，過來！

孝（走近其父。）爸爸！

張把那五虎解毒丹的瓶子拿給我！

孝是！（在小几上找了一個藥瓶子給他。）

張（自己敷藥。）

孝爸爸，要我來吧！

張不用！（一面敷藥，一面忍着痛楚，彷彿幾次都要痛的喊叫，但幾次又都忍住了。）

孝（望着張的傷：驚喊。）嘿呀！怎麼這末一大塊！

張（生氣的）站遠點站遠點！別這末婆婆媽媽的。就是刀擱在頸子上，也用不着這末

滋牙喇嘴呀。這種樣子，還想打日本人嗎？

孝……

張 可惜我那付萬能膏也叫鬼子給炸了。要是那付藥還在，這傷算的了什麼？

孝 爸爸不會再配一付嗎？

張 配，那兒配去，藥底子難討換。那雲南的白藥，福建的鹿茸，東北的羚羊角。都是當年你馬老伯送的，你馬老伯配好了藥，一付送給我，一付送給黃子清，我保存了這末多年，捨不得用，現在連你馬老伯都死在鬼子手裏了——說有什麼用，還說他幹嗎呢？（無限感傷的）

孝 爸爸，你不是說黃三叔他也有一付嗎？

張 黃子清有一付干我什麼事？他恨不得我早些死，他好在地方上稱霸，他不給我送毒藥來就夠交情了，還希奇他的藥！真是蠢孩子！

孝 也許黃三叔——

張 不管怎麼樣，我都不領他的情！

孝（無言的背過身去。）

張 怎麼着。生氣咧！

孝（急轉過身來。）不，我沒有！

張（敷好了藥。）把藥瓶子收拾收拾！

孝（收拾瓶子，並且幫了張躺下。）你休息一會吧！

張 不用，告訴我，寺理怎麼樣了？

孝 大殿都炸光了！丟了兩個炸彈，王阿衡沒有躲，炸死了，馬家全家都躲在寺裏，馬老太太和他的孩子都受了傷，那孩子最慘，炸掉了一條腿，哭了一夜，昨兒早上也無常了。呵，還有——

張 還有什麼？你說呀！

孝 還有黃三叔的兒子小秋兒——

張（一驚）怎麼？

孝 也炸傷了！

張 小秋兒，那個小秋兒？

孝 就是那兒剛才八歲的小秋兒，頂聰明的！

張 （不禁嘆了口氣）我跟你黃三叔子幾年不說一句話，連小秋兒什麼樣子，都不曉得
了！

孝 那孩子可常吵着要來看爸爸，「去看張爺爺去看張爺爺！」他常常鬧，我又不
敢帶他來，怕您生氣！

張 其實孩子跟我又沒仇——（突然停住乾咳了兩聲。）

孝 那孩子真是頂好玩的！

張 炸的重不重？

孝 我沒去看！

張 （出了半天神）你馬老伯送的那付藥，也許能救他一條小命的！

孝 真是，我倒忘了！

張 ……

孝 爸爸，人家說，鬼子要進攻的時候，就要亂炸的！

張 進攻？哈哈！這一次，他算是瞎了眼了！

孝 爸爸，你還是安心的養傷吧，要是傷好了——

張 什麼？我已經好了。這還叫傷，那才怪呢？我年輕的時候，跟你馬老伯黃三叔在江湖上跑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我說不，人們不敢說是，我說是，人們不敢叫不。當年吃的開，叫的響，也就憑了這幾根硬骨頭。現在人老了，骨頭可沒輕。鬼子他欺負到咱這兒來，是認錯了主意啦！可惜如今你馬老伯已經死了，黃三叔又——孝英！

孝 什麼，爸爸！

張 （痛心的）咱爺們得報仇，給你馬老伯報仇哩！

孝 爸爸，你又傷心了！

張 孩子，沒有，我沒有！

孝 你騙我！（學張的聲音）「撒謊我是不喜歡的。」

張 哈哈，有你的，孩子。我跟你說，這兩天我有點蹩扭。我坐不安睡不穩，打心眼兒裏往外煩，閑下來總有件東西抓我的心，總有個人站在我旁邊。

孝 爸爸。

張 那不是別人，那就是他，滄州的馬振雄，我的馬大哥，你的馬老伯，孩子，他站在我的旁邊——

孝 爸爸，別講啦！

張 孩子，只要我閉上眼，我看見他渾身是血，爬在宗雄那孩子身邊：「逃吧，孩子，給馬家留條根。」孝英，你想，我不難過嗎？

孝 爸爸是條鐵漢子，從來不迷信的！

張 是的我壓根兒不信那一套。日本鬼子炸掉我的家，眉毛都不皺一下；炸去了我一塊肉，我哼都不哼一聲，可是他居然敢炸清真寺，敢殺——

孝 爸爸——

張 什麼？孩子——

孝 爸爸，我怕的很！

張 怎麼。孩子，你怕什麼？

孝 人家說——

張 說什麼？

孝 爸爸是條鐵漢子，我活了二十年，除媽死的時候，沒見爸爸流過淚，可是這兩天，

爸爸就老傷心，又迷信起來了，爸爸，人家說，人要突然變了本性，就——

張 就要死的，是不是，傻丫頭！

孝 爸爸，我怕的很！

張 你算了吧！你以為我流淚是心腸軟嗎？不！我是在恨，我恨那些個王八糕子。

孝 是，我知道！

張 你剛才還埋怨我迷信，現在你也迷信起來了。

孝 爸爸，你看我怎麼樣？

張 怎麼，孩子？

孝 爸爸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。

李 (聽了半天，好容易插了一句嘴。) 是我們全中國的仇人。

孝 我也這末大了，難道還不該替爸爸做點事嗎？這些年，我跟着爸爸練拳腳跑馬，打槍，自己覺得也很有根底了，今天早上，爲着試試自己，我在馬上打了兩槍，兩槍打死了兩隻小家雀。

張 小家雀跟你有什麼仇，無故殺生是不好的。

孝 咱們不是就要殺日本鬼子嗎？

張 日本鬼子是咱們的仇人，小家雀並不是，殺兩個家雀有什麼用？

孝 不管怎麼樣，爸爸，這個差事，你讓我去吧，我去給你報仇！

李 (機會來了) 我也去，張老師，你別瞧不起我，小時候跟張小姐打架，她老輸給我的。

張 (生氣的) 我誰都不要！

孝 爸爸！

張 欺負我老了，是不是？

孝 我雖說沒有爸爸本事好——

張 得啦！得啦！別講話咧，我要靜靜的躺一躺！

孝 ……

（稍停。）

孝 爸爸要我關上窗子嗎？

張 （不語）

孝 （關好窗子，爲張蓋好被子。）

（又一會。）

李 張小姐，你今天看見縣長沒有？

孝 沒有！這兩天風聲緊，聽說，他帶了一批人去破壞道路了，說不定要開火呢！

李 真是說不定，他這人，說幹就幹，一點兒也不含糊——

張 孝英，扶我起來！

孝 怎麼？

張 攙我到樹蔭底下去坐坐，屋子裏悶氣的很。

孝 可是，爸爸！

張 快點，本來沒什麼傷，硬抬到這地方來受活罪。

孝 （不得不隨着他）這樣可以嗎？

張 不含糊，這算什麼呢！

（孝扶張將下，李大聲的嘆了口氣。孝聞而不忍，欲言又止。）

（李頗感無聊，摸扶着起立，似乎也要出去。）

（門外張聲：「這兒就好！」「喝，好陰涼！」「孝英，去把那五虎解毒丹拿出來！」）

（李聞而慌亂，急忙歸位，才坐下，孝上。）

孝 （見李忙亂，好心好意的）哎呀，李先生你要什麼？

李 （仍慌亂的）沒什麼，沒什麼，謝謝你，謝謝你，人沒眼睛——張小姐，你就走

嗎？

孝（取子瓶子，邊走邊說）爸爸要我來取藥瓶的。（欲下。）

李（嘆氣）瞎，人生了病，真是可憐，連個談談的人也沒有！

孝（不忍，欲下又止。）哦，李先生，我真粗心，你的病好了一點嗎？

李（明知是敷衍，可是惟恐答話太短，她又走了，所以拚命拖長，可是又沒有辭。）就要好了，醫生說明天就好，我的眼睛不會瞎。我其實也沒有病，這也不算病。上次炸的時候，我的脊背還被燒了一下呢！破了一小塊，有指甲蓋那麼大，現在好了。結了疤了，怪癢的，我又不敢去搔，怕抓破了——

孝（截住他）李先生，不說外的話，你這人真有意思，怪不得爸爸說你話多！

李 哎！

孝 你老喜歡東說一句，西說一句，一句也說不到地方上，比方剛才爸爸生了氣，就是你那句什麼孩子時候打架呀引的，連我也跟着碰了一鼻灰！

李 那是真事啊！你難道忘了，小時候我們打架，我揪着你的小辮，往牆上去碰頭——

孝 我還抱住你的頸子當馬騎呢！

李（興奮的）是呀，是呀，讓我想想看，——小時候真無聊！

孝 李先生，想不到你在外面跑了這末多年，還是這末「村」，咱爺們講話，口直心快，你別見外呀！

李（急忙的）那兒的話，那兒的話。——張小姐，你別看我「村」，我可是很有個幹勁，從先在北平做學生的時候，宣傳抗日，我總是第一個領頭參加，我們這一次，非和日本人打到底不可——可惜昨天縣長到前方視察，我沒能夠一起去——

孝 沒去也好，聽鐵柱子他們說，昨天還沒打，自己人先鬧起來了。

李 怎麼？——

孝 我等等再來和李先生談吧，爸爸等久了，要生氣的！（下）

李 張小姐，張小姐——

（胡大勇上）

大勇 走了！

李 走了！你是誰？

大勇 我——胡大勇！

李 張小姐呢？

大勇 我曉得什麼張小姐，念了幾年書，愈念愈糊塗了，張小姐是什麼人的丫頭，你也打主意，真沒骨頭！

李 大勇，我不准你——

大勇 漢傑，我跟你說，你要討那老絕戶張回子的丫頭。

李 輕一點，輕一點，嚷什麼！

大勇 我偏嚷，怎麼，怕他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。

李 瞎！事實就壞在你們這種人身上。

大勇 壞在我們這種人身上，告訴你，漢傑，別逗我的火，我正沒好氣呢！

李 怎麼？

大勇 咱們這種人說的出做的到，打鬼子一點都不含糊。不像他們，專躲在人後頭裝硬

漢子。

李 你這是說誰？

大勇 說的是誰，你還不曉得嗎？昨天，我們跟了縣長去巡視防地，連帶着破壞交通，在叉路，大家都約好了，要跟鬼子拚他媽一下子，誰知道那老絕戶的徒子徒孫，還沒交上手，先嚇跑了——

李 算了吧，大勇，我不相信。

大勇 我親眼看見的，你怎麼不信。

李 你親眼見他們跑嗎？

大勇（含糊的）我——我又沒跟他們在一道，我跟縣長在頂前面，他們先跑，那是真的，有人看見的。

李 這就靠不住。

大勇 你害了單相思，自然靠不住了。

李（厲聲）大勇！——

大勇 哎！

李 你講話要憑良心！

大勇（氣憤的）你說誰講話不憑良心？

李 我說——

（金四把鐵柱子上）

大勇（用力的）呸！

馮（立刻頂真的）你呸誰？

大勇（也不讓步）誰疑心，我就呸誰！

馮 你敢！——

大勇（方欲答言）

金 算啦，算啦！大家少說一句，怎麼見面就吵嘴。李先生，我是金四把，你好了一點嗎？

李（不屑的）謝謝你！

金 張老師呢，已經出院了嗎？

大勇 自個兒沒長眼睛，還看不見是怎麼？！

金 小胡，你這是怎麼渣，我又沒得罪你——

馮 （接過來）心裏放明白點，哼！

大勇 明白什麼！

馮 什麼？誰曉得，是爺們，別在家門口充漢子。

大勇 你放什麼屁！

馮 要是漢子，昨天去打日本人，就別跑啊！

大勇 你說誰跑啦！

馮 （得意的）反正不是我，咱們，張老師教出來的，不含糊，可也奈不住別人扯後

腿，真他媽的不要臉！

大勇 你說誰先跑的，你說你——

馮 你，你，我看見你領着頭跑——

大勇 我打你個——（準備交手，撲上來。）

馮 （也擺個姿勢。）

金 （急忙在當中攔住）別打，別打。這像什麼話。（因為站在當中，所以兩面受攻擊不免挨了兩下。）是我，是我，別打呀！

李 （也急忙下床，胡亂摸索。）有話好講，怎麼動起手來了，這——這——（終于扯住了鐵柱子）大勇，別打，大勇！

馮 （摔開）我是鐵柱子，你他媽拉錯人了，好吧，你單拉一把！仗着人多，有你們的。（氣憤的下）

金 （見鐵柱子已去）這是從那兒說起呢！

李 真越鬧越不像話了！

金 （小殷勤）李先生，你受累了，快坐下，坐下。（他攙着他。）

大勇 現在你總明白了吧！

李 明白什麼，越打仇越深，再鬧到不能收拾的時候，我看國破家亡也就快了。

金（故意賣關子）李先生，不是我說，轎柱子也太不像話了！

大勇 漢傑你看，連金四把都在主持公道了！

金 那兒的話，過獎。大勇咱們一向因為少來往，所以你不免對我，有點小誤會，其實我金四把，是頂主持公道的。

大勇 想不到你——

金 咱金四把就是這個人，講交情，夠朋友，從來不昧着良心講話，人總要講良心，是不是？像張老師那樣護短——

李（冷冷的截斷他）這不像是你該說的話呀！

金 李先生，你別誤會。其實家父跟李老太爺還夠交情，講起來，咱們還算世交呢！這話，因為你年紀輕了一點，怕不大那個，不太十分清楚了，你以為怎麼樣？我其實並不在教——

大勇
李（同時）你並不在教？

金 這個話外人是不曉得，說起來話長着呢！

李 這真奇怪咧！

金 所以嘍，像張老師那樣自私自利，我就瞧不上眼。李先生，你怕不曉得，他背後可把你好罵！

李 (不耐的) 算了吧，算了吧！

金 (略往前移，低聲。) 還告訴你一件事，連張小姐也——

李 (立刻) 緊張怎麼？

金 也在背後罵你很多難聽的話！

李 哦！

金 她說——說你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。(李方欲言金急忙的) 自然，自然，這完全是她造的謠言，是她想你，不是你想她，因為想你想不到手，所以就背後偷偷的摟了鐵柱子親嘴！

大勇 (開心的) 哈哈！

李 笑什麼！

金 這是我親眼看見的！

李 你親眼——

金 可不是，李先生。你看我倒霉不倒霉，俗話說的好，樹怕剝皮，人怕揭短，因為她有短處在我手裏，所以恨我恨的要命。

李 你爲什麼要告訴我這話呢？你爲什麼——我不相信，我不能——你給我滾出去！

金 怎麼——

李 （大叫）滾出去！

大勇 漢傑，你瘋了！

金 又不是你的地方，這才怪呢！

李 你想在我的面前來挑撥嗎？你認錯人了！

金 挑撥？哈哈！

（張孝英上）

孝 金四把，爸爸叫你！

金（不免有些惶亂的）好，就來了。（望了李一眼。）（下）

大勇 金先生，我同你一起走！（同下）

孝 金四把在這兒鬼鬼祟祟的幹嗎？

李 他——張小姐，你得提防他！

孝 怎麼，你聽見什麼話？

李 我看這人靠不住！

孝 我也這末想！

李 他方才居然在我的面前來挑撥離間了！

孝 他是慣愛來這末一套的！

李 但是——他是張老師的好朋友啊！

孝 咳，他在我爸爸跟前很有力量！

李 是啊，壞就壞在這上頭。

孝 我爸爸的脾氣，我是曉得的。他不輕易相信人，萬一這個人他要相信了，請出神仙

來都說不動他。你想整天有個金四把在旁邊搗鬼，這事情怎麼能做得好，所以我這兒正想法子。

李 你有什麼法子？

孝 我覺得他這個人很壞，可是沒證據。我正想找證據，我已經請了一個幫手——

李 那末。也算我一個。

孝 （好笑的）你嗎？

李 算我一個，我覺得他這人不但壞，並且——

孝 你有證據嗎？

李 ——可是這話——這話不大好同你講。哦，我記起來了，他根本就不是回教人！

孝 怎麼？

李 他自己親口對我講，胡大勇也聽見的！

孝 我早就疑心他，可是沒想到這一層。

李 可惜當時我感情衝動，沒往下問——

孝 李先生，我常聽見人講什麼漢奸，要是真有漢奸，我疑心他就是——

（金四把鐵柱子攙張老師上。）

孝 （吃驚的站起來，但立刻就鎮定了。）哦——爸爸！

張 （自然是很憤怒，但怒極而嘲。）嚇，談上咧！

（金和馮把張攙至床邊。）

孝 爸爸，你——

孝 不准你講話，你還有臉講話嗎？

李 （更爲惶惑）張老伯，我們沒什麼，我們——

張 什麼東西！（背過臉去）

孝 （哀求的）爸爸，你老人家想一想——

張 ……

孝 李先生也是被鬼子炸傷的，又——

張 你答應我的話，你都忘了嗎？

孝 我自然沒有忘。可是李先生——

張 是我的女兒，就得聽我的教訓！

李 (極替孝辯解) 張小姐沒有錯……

張 這是我的家教，不干外人的事！

李 錯都在我身上，是我惹你老人家生氣——

張 (格外憤怒) 混帳東西……孝英，你聽見沒有！

孝 李先生，請別開口吧！

張 孝英！

孝 爸爸！

張 過來！

孝 要是你女兒不是爲了別人，爲了你，爸爸，和李先生談了幾句話——

張 胡說！爲我什麼！

孝 (詞窮) 爸爸！

張 你說！

孝 ……

張 你要還是我的女兒，就對那姓李的去說，你討厭他，恨他——

孝 （決定的截斷）不！

張 （突然轉身，威稜四射的）什麼？

孝 爸爸，你太過份了！

張 你居然敢！

李 張小姐，你就說吧！怕什麼，我絕對不感情衝動！

金 對啦，張小姐，既然李先生——

孝 不，不，不，我不能！

張 噫！想不到我的女兒今天——我完啦！我稱雄了一輩子，老了，老了，倒栽在自己

女兒的手裏，好啦，孝英，隨你的意見幹吧！

孝 （委曲的哀求）爸爸請別再講下去吧！

張（厲聲）那末，你給我去講！（背過身去）

孝 可是，爸爸——

張 不用再多說了，不是他，就是我，隨你的意挑一個吧！

孝（有頃向李意）李先生——

李 張小姐！

孝 請——請不要見怪，以後我們還是少談話吧！

李 怎麼！

孝 你只當不認識我，那就完了！

李（大吃一驚）怎麼張小姐，老人家的事你倒認起真來了！

孝 爸爸的意思，也就是我的意思！

李 可是——

張 你對他講，因為你討厭他——

孝（無表情的）因為我——討厭——哦，爸爸（急趨父前，跪下，哭泣着）要是我有

罪，請責備我吧，要是我沒有罪，請別對我太過份了！難道說做女兒的，在爸爸身上就沒有一點好處，爸爸就是不疼我，也該看故世的媽媽——

金 好了，好了，張小姐也別傷心了，張老伯也消消氣，這是何苦呢！

張 （也不禁動容）起來吧，嗒，我這也是爲了你——

孝 （雖然站起來，可仍是哭泣着。）

馮 我看這事全怪姓李的——

李 （生氣）要你講什麼話！

張 鐵柱子，別理他，咱們爺們就比不上這種乏貨！

李 哼！

張 孝英，來把藥瓶子拿給我！

孝 （無言的把藥瓶子遞給張。）

張 （望孝英一眼）看你的樣子像是還在生氣似的！

孝 （強爲歡笑）爸爸，我沒有！

張 得啦！你生氣，我會不曉得。你也不想，鐵柱子今天跟胡大勇打架，他單拉一把，昨天跟鬼子去拚，他們背後拆我們回教人的台，我管教你，是——

孝 別說啦，爸爸！

張 我就你這麼一個女兒，你要是再逆着我性子幹，我活着也就沒有什麼味子咧。

孝 ……

（黃子清上）

黃 （進們先惶恐的望了望大家，又用羊肚子毛巾擦了一把頭上的汗。）喝，今天真熱！……

孝 （欲言又縮住了。）黃……

黃 你們大家都在這兒，好極了，好極了，孝英——

孝 三叔！

黃 （正眼也不瞧張）縣長要我做代表來看看你爹的病，我准知道這一來，只能招人討厭，可還硬着頭皮來了。一來呢，我要是不來，倒像弟兄們總有什麼過不去，外人

看着笑話。二來呢，我帶了點東西來，想送給他——

孝 黃叔叔，謝謝你，爸爸已經好多了！

黃 這是縣長送的禮物，你先收下。（又掏出一小包東西）這是我送給他的東西，你也替我轉交了吧！

孝 這是——

黃 一付藥！

孝 三叔，這付藥——

黃 你交給他，他會曉得的！

孝 不，三叔，我也曉得，這藥最靈，聽說小秋兒也炸傷了，三叔自己不留着用嗎？

黃 你既然曉得這付藥的來歷，那也用不着我說了。這本來是當年你馬老伯配的，弟兄們一人一付，現在你馬老伯已經死了，他又受了傷，我這藥還不拿出來，還算個人嗎？小秋兒不要緊，年紀輕輕的，還能夠挺！

張 （激動的）孝英！

孝 爸爸！

黃 我這就走了，我很忙，我不能——

張 孝英，過來——

孝 （無言的走向張。）

張 我跟你說，你——

孝 爸爸，不要，你千萬不能——

黃 我走了，再見吧，諸位，再見——

張 你，……你過去給你黃叔叔下跪！

孝 （一怔）什麼！

張 去給你黃叔叔下跪！

孝 （驚喜過望）啊，爸爸！

金 （欲言又止）……

黃 （也楞住了，但馬上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，立刻感情暴發的伏倒張前）啊，二……

哥……

張（涕淚縱橫）老三，起來，老……三……

黃（一面起立，一面說）二哥，我想不到——我——

孝（急忙的）三叔，我給你下跪。

黃（急忙攙住她。）算了，孩子，這那兒耽的起，這——哈哈，我曉得，二哥就是這一個脾氣，總有這麼一天！

金（不免有點譏嘲的）張老師，我給您賀喜！

黃 二哥，聽說你炸傷了，我真不知怎麼耽心，老大他——他已經叫鬼子給害了，你要
是——我還有什麼活頭——我——

孝 三叔，今天應該高興，別儘管傷心了！

黃 好孩子，你說的對，——哦，我倒忘了把縣長那禮物拿來，這兒，你們看——

（他展開那東西，原來是一面錦旗，上繡「國家至上」四字。）

黃 縣長他還說，國家至上！

金（加戰的）國家至上？

張（大興奮）老三，我明白縣長的意思，我明白。他放心好了，鬼子來了咱們回教總不會比別人弱，打衝鋒，咱們兩個人的事，當初，咱們弟兄三個——

黃 啊，三個——

張 那是什麼年月，那時候兄弟們的——

黃 義氣，快樂！啊，老二！

張 啊，老三！

（齊笑）

張 可是，老大——

黃 嚙！二哥，咱們不許再傷心，老大沒了，咱們倆從此就寸步不離，老在一塊兒，待一會兒，我就收拾好兩間小屋，接你去住。咱們住就永遠住在一起，要是打日本去，就死在一處。

張 老三，你說的好！我一定上你那兒去住！來！咱們拉把手！（二人興奮的拉手）我

教了一批徒弟，都是好樣的。孝英雖是女孩子，這幾年也出息的不差，孝英，練套拳，給你三叔指教！

孝（不情願的）爸爸！

黃（也慫恿着）好孩子，也叫你三叔開開眼。

孝 這兒這末狹——

李（也興奮的忘其所以）怎麼狹，方才大勇和鐵柱子還在這打架呢！

孝 我看到院子裏大樹蔭底下去吧！

金 張小姐，又何必勞動老伯呢？

孝 哦！

馮（也急忙的）這兒好，這兒好！

馮 我給你打場子。（他收拾東西。）

孝（挽起袖子）三叔，請指教！

黃 好孩子，你練吧！

李（扯綳帶）醫生，醫生！

黃 幹什麼你！

李 我感情衝動，這倒霉的綳帶！

孝（把辮子含在嘴裏，拉開架子。）

李（扯掉綳帶，）我已經好了！

（在孝英一個騎馬式，並且打了兩手的時候閉幕。）

——幕——

第四幕

時 晨

景 同第一幕。

開幕的時候，孝英和宗雄正談着像是有點機密的事情。

馬 我說：「金先生，你看這地方保不保得住哇？」他搖了搖頭。我說：「我從滄州逃到這地方，雖有祖父的兩個朋友，可也夠苦了。要是這地方再被日本人佔了，叫我逃到那兒去呢？」他說：「你逃到那兒去都沒用。」我說：「要有什麼法子，不再逃難，那就好了。」他說：「法子倒有，只怕你沒胆子！」

孝 （彷彿聽到了什麼聲音）等一等。（走到樹後面去聽了聽，又故意的咳嗽兩聲。）
你講下去吧！

馬 我立刻就說有胆子有什麼用，日本人又不是紙紮的，要有法子等日本人死了，不逃，替他們做點事，那才是辦法呢。大姑，你再也想不到他說什麼？——

孝 他說什麼？

馬 他拉着臉把我罵了一頓！

孝 （頗出意料的）什麼？

馬 他像是很生氣，罵我漢奸……

孝 這才怪呢，（發了半天怔以後）你呢？

馬 我只好不講話，他又寬解了我幾句。大姑，我看你也許疑心錯了，金先生這個人倒

像——

孝 你懂什麼？金四把這個人頂壞——不過他爲什麼要罵你呢？也許是我——這絕不會的。他跟李漢傑說過，他根本不在教，他又爲什麼說這種廢話呢？我真講不通了。

馬 在我們分手的時候，他跟我說，你小孩子不懂事，隨口亂講，這幸虧是我，還不要緊，要是別人，怕不要你的命。

孝 對啦！這正是他的語氣！

馬 我看金先生倒也許是好意！

孝 不，你還是慢慢的留心他好了！

（黃子清開大門站石級上。）

孝 三叔！

黃 孝英，消息不好哇！

孝 怎麼？

黃 我現在沒工夫同你細談，我要去接縣長去，他已經動身老半天，怕現在都快要到了！

孝 （意識到事情的嚴重）爸爸在後頭院裏教鐵柱子練拳呢，要不要——

黃 不必，現在還不必。他老人家是急性子，聽見風，就是雨，要是匹馬單刀的去幹，那事情更要糟了！

孝 那末，三叔——

黃 你姐姐她們正收拾東西，你去幫着收拾收拾，你要有什麼禮己東西帶不動，可以放在地窖子裏，那地窖子是頂保險的。——我要走了！

孝（着急的）三叔等等——

黃孝英，我回頭再跟你細談，我有很多話要跟你細談，我們回頭再——

（他正預備下，金四把上）

金黃先生我來找你，這可巧極了——

黃對不起，我有點事。（自另一端下。）

孝宗雄，你要留心！

金張小姐，什麼事情啊？

孝（冷淡的）沒什麼！

金方才黃先生好像很慌張的樣子！

馬是的！他說消息不好，金先生，聽見什麼風聲嗎？

金聽是聽到了一點！

孝宗雄，你陪金先生談一會，我到後面看看去！（自門內下）

馬金先生，是不是日本鬼子快——

金 對了，聽說今天夜裏，就要靠不住！

馬 那麼，金先生，你打算怎麼辦！

金 宗雄，你打算怎麼辦？先聽你的！

馬 我有什麼法子！

金 據我看，這清水鎮有一半姓了日本了。日本人要來了，抗日份子的頭就都要靠不住，逃，你逃到那兒去，逃到棺材裏去，他都要把你尸首給抓出來，宗雄！你不曉得日本人厲害着呢？

馬 （試探的）這樣說，金先生，你也不打算逃了？

金 我——我還用的着你關心！

馬 噫！

金 嘆什麼氣，要是英雄，就要在這種當兒，顯點本領出來了，古語說的好，時勢造英雄，這個話，宗雄，很有點意思，很有點意思！

馬 這未說，金先生，你是想幹一下嘍！

金（有深意的）我是想幹一下子！

馬 金先生，你要真有這個心，回頭縣長來了，咱們就幹！日本人也不是三頭六臂，也是人肉長的，拚一個夠本，拚兩個就有個饒頭，咱們大夥兒拚了這條命——

金 放屁！

馬 金先生！

金 我是想幹一下子，可是我却不願意拿着自己的性命開玩笑，宗雄，你昨天跟我講的那些話，是真的還是假的！

馬 怎麼？

金 你不是說日本人來了，你想替日本人做點事嗎？

馬 可是那我不成了漢奸了嗎？

金 誰告訴你的！

馬 你呀，你同我說——

金 那是昨天，今天又不同了。我把你講的話，又仔細的想了想，覺得也還有點意思。

做漢奸要什麼緊，只要有錢，錢能通天，千秋萬世以後，宗雄，我們變成聖人也說不定的！

馬 金先生，你不是想——

金 我什麼也不想，現在已經不是想的時候了——

（黃子清，趙縣長，李漢傑，胡大勇等上。）

黃 （邊走邊說）縣長，真對不住，想不到你來的這末快——

趙 因為事情很急，我一發信，跟着也就動身了。啊，金先生，你也在這兒，好極了！

金 （急忙趨奉的）縣長，好久不見，很辛苦了！

趙 沒什麼——黃老先生，張老師呢？聽說你們兩位老人家已經和解了，恭喜，恭喜！

黃 哈哈，縣長費心，我們老二，就是那種脾氣，其實老也老了，還有什麼想頭！這都是我不好，蹩扭了這末多年，現在想起來，真像一場夢似的！

金 「人生一世，大夢一場」這話不錯。（見沒人答話也就揀個地方坐下。）

黃 縣長請屋裏坐吧！

趙 不必了，我看不必麻煩了，我這就要走的！

李 二叔，咱們趕快談正經事吧！

趙 黃老先生，我那封信，您接到了嗎？

黃 我拜讀了，縣長的意思——

趙 日本人來得很猛，有兩百多人，附了兩門砲，四十幾個馬隊，看那樣子，是朝着清水鎮直下來的！

黃 漢傑你看怎麼樣？我料定日本人就有這一着，因為清水鎮是縣城的門戶，又是全縣的經濟的命脈，日本人不動則已，一動一定是先朝着清水鎮來，得了清水，縣城就是死的了！

金 這倒是很值得研究的！

李 研究什麼，我看只有大家齊心，跟日本鬼子幹一下子。

金 幹也要有幹的法子啊！

李 法子倒有，只怕有內奸搗蛋！

金 李先生，你這話是講給誰聽的！

李 在座的又不止你一個，你要瞎疑心幹嗎？

金 那末你說誰是內奸啊？

李 總不是我姓李的！

金 哼！不是你姓李的，難道是我姓金的，李先生，你認錯了人了！

黃 得啦，得啦！還沒和日本人打，自己倒先鬧起來了。

（張老師和鐵柱子上）

馬 別鬧了，張老師來了！

張 又鬧什麼呀，縣長，早來啦！

趙 我也是才到。張老師，請這兒坐！

張 縣長請吧，我倒站慣咧！

金 張老師，李漢傑說我們是內奸呢！

李（急忙分辯）金四把，你講話要憑良心，這兒又不是你一個。

趙 金先生，你未免太過份了！

馮 內奸，虧他說得出口哇！

黃 鐵柱子，你少說句吧！縣長在這兒！

馮 管他是誰，我都不怕！

大勇 你怕什麼！

馮 那自然，不做虧心事，不怕鬼叫門！

大勇 別不要臉了！

馮 你倒要臉！

張 (截斷了他) 鐵柱子，不准吵嘴。縣長，我聽說風聲很緊啊！

趙 對啦！我們正要找你老先生商量好辦法。

張 來了多少？

趙 連馬隊算在一起，也不過二百五十人！

張 到了什麼地方？

趙 已經很近了！

張 那麼縣長打算怎麼辦？

趙 我已經把保安隊調上去了，可是人太少，怕擋不住，你老先生看怎麼辦？

張 我姓張的講一句算一句，既然縣長怕人少擋不住，可以把我姓張的算在裏頭，姓張的願意打衝鋒，打勝了也不想圖功，打敗了，也決不後退，叫那些憑良心的王八羔子看看，我這個內奸絕不怕死！

李 張老伯，你別誤會我的意思！我絕沒有說你老人家是內奸！

馮 那你說誰是內奸？

李 我是說在我們回漢之間，挑撥離間的混蛋傢伙，那才是內奸，因為有他，所以才鬧的我們不能合作。

張 不用說，這不合作的人，就是我！

李 你一定要這樣說，我有什麼法子。

黃 二哥，其實漢傑倒是好意！

張 老三，這裏面沒有你的事，用不着你來插嘴！

趙 張老先生，漢傑講話雖然不常心，可是他年紀究竟小一點，論起來，他比你晚一輩，就是說錯了話，你也不必過意——

張 縣長，你不知道，這小仔專門跟我作對，你們李家跟我姓張的鬧了一輩子，這五六十年，我沒有一天安靜過，指着鼻子罵到我門上來也不止一次了。告又不能告，一告狀他們的理，過去的縣長，個個是混蛋，打也不能打，你這兒一動手，他就把豬蹄子拿在手裏了，誰曉得開會的時候，往小孩嘴裏抹豬油不是他幹的事！

李 張老伯，你這話——

張 得啦，得啦，老伯老伯，我聽着就肉麻，少罵我一聲內奸，就已經夠了，你的老伯要做了內奸，你有什麼光彩，鐵柱子，跟我走！

黃 (急忙的) 你到那兒去？

張 我已經說了，我要去打衝鋒！

黃 你不能去！

張 姓張的講話從來不講重句，老三，你安的什麼心，伊斯蘭的信徒難道還怕死嗎？

黃 你不過才一百幾十枝槍——

張 我只要一桿槍，老三，我只要一桿槍。當初穆聖傳道，主藉了穆聖的嘴告訴我保衛國家，是伊斯蘭信徒的天職。

黃 大家合在一起，不是更能盡職嗎？

張 當年捉拿巨匪吳大胆，也只憑了我一個！

黃 吳大胆不過是一個強盜！

張 難道日本人還是妖魔嗎？

黃 二哥，你不能這末任性——

張 你在發昏哪，你——

趙 張老先生，我們力量要集中，這種白白的犧牲是沒有代價的。

張 縣長，等到我那一百幾十枝槍，打的只剩一枝，只要我有口氣在，都算不得犧牲，我不會辱沒我的那枝槍。

趙（激動的）等到你打的只剩了一枝槍的時候，張老先生，我一定叫你看見我！

張 當真？

趙 那時候我一定站在你的身邊，我不會辱沒了我們國家的縣長！

張 縣長，我們到那時候見！（下，鐵柱子隨之。）

黃（焦灼的）這怎麼辦，這怎麼辦？

李 現在唯一的辦法，是趕快把全鎮的壯丁召集在一起，不管是回民也好，漢人也好，都得聽縣長和黃老先生的命令，大家一道去援助張老師。

趙 漢傑這辦法很對！

黃 他已經走了，我得——

趙 你幹什麼？

黃 我也得走，他去，我不能留，他死，我也活不了，他的命就是我的命，宗雄去拿我的槍來！

馬 好！（下）

趙 黃老先生，你不必耽心，我前面還有一團保安隊頂着，想來也不會有什麼錯，現在還是趕緊把壯丁合起來，也許還來的及！況且，黃老先生，我動身的時候，也佈置了一下，我已經請安縣長開一團人來截鬼子的後路，這一團人也快要到了！

黃 真的？

趙 只要他們把後路一截，我們的人往上一湧，想來鬼子也跑不到那兒去。

金 縣長，這一團人什麼時候可到？

趙 傍晚的時候，就可以到。

金 縣長有把握嗎？

趙 我有十二分的把握！

李 好了，黃老先生，既然這樣，我們趕緊召集人吧！

黃 也好，也好，諸位先請，我隨後就到！

（縣長，李，胡，下。）

金 黃先生，我和你談幾句話。

黃 我沒工夫，等會兒會場裏見吧！（急入大門。）

金 （見黃已去，在樹下徘徊，像有很重的心事似的。一會兒，他急忙抽出一個日記本子，寫着些什麼東西。）

（馬宗雄揹了一桿槍上。）

馬 啊，金先生，怎麼就你一個人，黃叔祖呢？

金 他們都走了，宗雄你來的正好，我正有件事求你！

馬 什麼事？

金 這件事情，——只有我們兩個人知道，你要是辦到了，是你的福氣。你要是——宗雄，我金四把可不是好惹的！

馬 究竟什麼事啊？

金 這兒三十塊錢，你先拿着。

馬 金先生，這什麼意思？

金 這兒是一封信。

馬 一封信？

金 一封關係你前程的信！

馬 關係我！

金 不錯，正是你，宗雄，我看你這孩子還有點出息，所以你一同我講你不打算逃了，我就非常同情你，我心腸頂軟，何況老太爺在世的時候，我們又是世交。家父同你祖父交情頂厚，我爲了老年人的交情，不能不照顧你。日本軍隊裏面，我有一個朋友！

馬 啊——

金 你要能把這封信交給他，你就是本縣的公安局長！

馬 公安局長？

金 對咧，我在這裏面託了他，請他打進清水鎮以後，委你作公安局長！

馬 金先生，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！

金 現在什麼時候，還開玩笑！

馬 那你昨天爲什麼——

金 老實說，我怕你靠不住！

馬 拿來吧！

金 什麼？

馬 那封信！

金 可沒有這麼方便！

馬 怎麼？

金 你這末着急幹什麼？去送給縣長，是不是？

馬 ……

金 要是你敢，宗雄！我金四把可是說的出做的到，你先摸摸自己長了幾個腦袋！

馬 這末辦好不好，這三十塊錢，你先拿着，要是信送不到，我也就不領這個賞！

金 這也像話，你要送到，我給你六十塊！

馬 咱們看吧！

金 信給你，馬上就可以動身。路上要有人問，你就說去尋張老師，他們一定不會懷疑的！我還到會場去看看！

馬 好吧！

金 宗雄，這以後日本人來了，我做了縣長你做公安局長，咱們得好好的幹一下。

馬 那還用說！我走了！

金 路上小心點！

馬 我知道。（下）

金 （得意的吸了一枝煙）真是天隨人願！

（黃與孝英上）

黃 （邊走邊解勸的）孩子，聽我說——

孝 不，不，我不能！

黃 你爸爸交給我一定不會有閃失的！

孝 三叔，我不是不放心，我是——

黃 有話你儘管說，——（見金）啊，四把，你還在這兒？

金 黃先生，我在等着你呢！

黃 用不着費心，我還有點家務，馬上就來！

金 好，我先走一步。（下）

黃 （不滿的）老是這末鬼鬼崇崇的，所有的人，我就看他不像你！孝英，你才說什麼來着！

孝 三叔，說起來很怪，我心裏不安的很！

黃 怎麼？

孝 老是像有許多事情懸着心，心裏睡也睡不穩，我怕我的爸爸——

黃 哦！

孝 他年紀老了。外頭仇人又多，常常得罪人——

黃 也是！

孝 我怕他萬一——

黃 怎麼，孩子——

孝 要是有個好歹，三叔，我心裏耽心的很——

黃 這用不着你耽心，耽心他的人，多的很，還有一團保安隊在前面頂着，再說，我們這就上去——

孝 三叔，你答應我吧——

黃 什麼？

孝 帶我一道去！

黃 嚙！孝英！

孝 ……

黃 你一定要逼我，我就不能不跟你講實話了！

孝 （大驚）怎麼，三叔，是不是——

黃 別胡思亂想。我的意思也簡單的很，我那一大家子人，你弟弟呢，年紀小，哥哥又都沒有在家，姐姐是個女流之輩，嬸嬸又是個沒主意的人，孝英，你想想，萬一我

們打敗了，這清水鎮要守不住，你叫我去靠誰！

孝……：

黃 我只有託你，我把我的家交給你！

孝 可是，三叔——

黃 我的學校已經疏散到東山裏去了，萬一我敗下來，你就帶了家眷一道到學校裏去，孝英，那學校就是你的根基！

孝 三叔，你什麼意思？

黃 我呢，兒女一大羣，也沒什麼掛慮，可是你爸爸，就你這麼一個，萬一要有個不幸，孝英，你千萬得給你張家留一條根。我和你爸爸，斃扭了這麼多年，心裏還像一個人一樣。我的話，就是他的話，你聽見了沒有？

孝 三叔！

黃 孩子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

孝 我——明白！

黃 你願意留下嗎？

孝 我願意！

黃 孩子，一定了！

孝 一定了！

黃 只要你明白，我也就放心了！

孝 三叔請放心吧！

黃 對咧，我想起了，我昨天打你家門口過，房子燒了，可是架子還在！

孝 是的！

黃 要是好好的修理一下，也用不了幾個錢，又有新房子住了！

孝 你講這話幹嗎？

黃 我——要是打勝了，孩子，我想把那房子修理修理！

孝 那也很需要幾個錢的！

黃 也用不了很多，我還有這個力量！

孝 爸爸一定不肯的！

黃 不管他肯不肯，難道我的人情他都不領嗎？

孝 三叔，先別想的這麼遠吧，到那時候——

黃 我這兩天什麼都想到了！——孩子，我要走了，別驚動了你姐姐，她們胆小——

孝 是，三叔——

黃 送我一送，也許——

孝 別瞎說，三叔，我炖了一隻鷄等你回來吃！

黃 好孩子，我們回頭見。（下）

（孝英送了幾步，站下，想了一想，在樹下徘徊。）

（燈漸暗。）

（微聞槍砲聲。）

（夜裏了。）

（夜很沉寂。下弦月剛剛升起，遠遠的有更聲敲了三下。）

（槍砲聲已停止。）

（孝英在樹下徘徊，時而停止，聽一聽，很焦灼的樣子。）

（門內有女人聲音：「孝英，夜深了，進來睡吧！」）

（孝英答：「來了！」又走了幾步，沒奈何的走進去，關了門。）

（稍停，有馬蹄聲，聲音一停止，李漢傑和一個警察上。那警察手裏提了一個風燈。放在石桌上。）

（李漢傑走上石級，敲門。）

警 夜深了，倒有點涼呢！

李 哼！

警 李先生，你不覺得嗎？

李 我不覺得！

警 別騙我老實人，李先生，你渾身直打顫呢！

李 我打顫嗎？

警 你自己不覺得，這真奇怪了！

李 我是不覺得，我——冷的很，（儘量的挺直了腰）你看我現在好一點嗎？

警 現在（仔細端詳了一下。）也不見得好多少。你應該多穿兩件衣服！

李 你不懂，——我身上並不冷！

警 不冷，那恐怕是要生病了！

李 嚙！你反正不懂的！（他繼續敲門）

警 李先生，見了張小姐你要當心一點！

李 （不言語。）

警 我們縣長說，張老師的傷，怕沒希望了。

李 別瞎說！

警 這張老師才是英雄，我和縣長到他身邊的時候，他傷的那麼重，槍還打的頂準！

李 （繼續敲門。）

（孝英在內問：「誰呀」？）

李 是我，李漢傑！

（開門，孝英上。）

孝 （驚懼的）李先生，你回來了！

李 張小姐！

孝 哎——（相視有頃）怎麼樣？

李 張小姐，咱們勝了！

孝 （放了心）咳，李先生，你真把我嚇壞了！

李 簡直是大勝，我們打的他們措手不及，又截了他們的後路——

孝 怎麼就你一個人，李先生？

李 他們都在後面，我的馬快，來給你報信的！

孝 給我？

李 給你，張小姐，你應該高興！清水鎮是保的住了！

孝 我很高興，特別是這個大勝，我也有一點力量在裏頭！

李 是咱們大家的力量！

孝 你看見宗雄那孩子嗎？

李 他在後面！

孝 黃三叔呢？很得意吧！

李 那老頭子打槍打的頂準！

孝 鐵柱子呢？

李 他抗了一面國旗！

孝 我的——爸爸——

李 老先生槍法很好，簡直是一槍一個！

孝 真的？

李 我不騙你！

孝 爸爸一向是神槍手，這不會錯的。李先生，我也是才睡下，我等着你們的消息，真急死了！起先聽見砲聲很密，後來又沒有了。我還以為——又沒送信的人。自個兒

走來走去，東想西想，連這兒的土都快叫我磨光了！

李 傍晚的時候，很緊急，沒法調人來送信——

孝 老實說，我一直在提心吊胆，我就心我爸爸會——

李 呵！

孝 現在還說他幹嗎？現在一切都已經過去了，我真是蠢孩子，我早就該斷定爸爸會得勝的，李先生，他從來沒打過敗仗！

李 是的，他從來沒打過敗仗！

孝 這幾天把我鬧的心情很不好，我還以為——我，李先生，你幹嗎發抖，你身體不好嗎？

李 不，我——沒——有！

孝 方才我聽到敲門，我的心都跳起來了。我簡直不敢出來見你，我怕你會說出什麼不吉利的話，李先生，你看我可不是個傻瓜嗎？

李 不，我並不這樣想！

孝 現在你詳詳細細的告訴我！你們這些英雄，怎麼把日本人打退的！

李 我們——張小姐，我很難過——

孝 怎麼？

李 你反正要曉得的，我瞞也瞞不住你！

孝 我們敗了嗎？日本人沒打退嗎？

李 不，我們是勝了，可是張老師——

孝 （大驚）什麼，你說什麼？

李 他受了傷！

孝 （怔住）

李 希望你不要難過，傷的不算重，一定會好的！

孝 不要騙我吧，我曉得，他已經死了。我早就在執心，現在是真的了！（潸潸）尸首

在那兒，你們把他拋了嗎？

警 張小姐，先別傷心，張老師並沒有死，我們縣長和他在一起呢！

孝 那你們爲什麼不早說，要這末吞吞吐吐的幹嗎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

李 是這末回事，張小姐。張老師和我們頂了嘴，帶了一百多個人先上去了，鐵柱子抗着國旗，張老師端着槍，兩匹馬在最前面，快和日本人接近的時候，因爲目標太顯露了，日本人開了砲——

孝 啊！

警 李先生，我看還是別講了吧！

孝 不，爲什麼，李先生，講下去！

李 不要緊嗎？

孝 你以爲我張孝英，連聽話的勇氣都沒有嗎？

李 打了約摸一百多砲，張老師落馬了。這時候，日本的馬隊已經衝上來，集中火力向張老師攻擊，我們就在這時候趕到的，在張老師出發的時候，縣長曾跟他約好，在他打得只剩一桿槍的時候，縣長一定站在他的身邊，趙縣長沒有失約！

警 我和縣長在一塊窪地里找到他，他已經渾身是血——

孝 哦！——講吧，不要緊的！

警 他向我們笑了，沒講什麼話，還打了幾槍，一槍一個——

李 他曾和縣長相約，在他打得只剩一桿槍的時候，只要還有口氣，他一定不辱沒他的那桿槍，老先生也沒有失約，他們守約到底！

（遠處有馬蹄聲。）

警 我們大家都很感動，不曉得那裏來的那股子邪勁，很命的往上衝，日本人看我們很猛，就嘩啦了！

李 恰好，安縣長的一團人也到了，我們前後夾攻，打的鬼子們走頭無路！

警 喝，他們到了！

孝 那兒，那兒？

警 那不是——

（孝英急迎下。）

（嘈雜聲。）

（孝英，黃子清攙張老師上，縣長，胡大勇，鐵柱子，馬宗雄等隨之。）

孝 爸爸！

黃 先休息休息，別急，別急！

孝 爸爸你覺得怎麼樣？

（扶張坐石凳。）

張 ……

趙 快抬一個太師椅來，這石級上不去，這樣抬是不行的！

張 不用了，——這兒就好！

孝 爸爸！

張 那兒都一樣，那兒都一樣！

孝 爸爸，你好點嗎？

張 孝英，是你——

孝 爸爸！

張（有頃）不准掉淚！是我的孩子，你就別掉淚！

孝不，我沒有，爸爸！

張嚙！孩子，咱爺們今天栽了，張二今天打敗了！

李張老伯，您別這末想，誰沒有看見，今天這一仗，全虧了您！

張姓李的——這兒來！我跟你說。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張二一生沒求過人，今

天破例求你一件事——

李張老伯，這什麼話，只要漢傑能夠盡力——

張我求你離開我，我討厭你，（怒喊）你離開我！

李怎麼，張老伯——

黃二哥，怎麼好好的又生起氣來了，漢傑今天打得很好，你何必——

張老三，我都看見了。他打的好，你打的也好，你們大家都好！你們大家都聯合的不

錯，張二和鬼子都敗在你們手裏了！

趙張老師，你怎麼講這個話，今天這個勝仗，自然是你老先生的首功！

張 要是你們不上來，我又濟什麼事。縣長，難得你那末守信，在我受傷以後，來看我了。我——老了，快死的人了，剛強了一輩子，要我在這時候服軟，已經不容易了。縣長，你不笑話我嗎？

趙 不，決不！並且這不合作，也不是你的錯。

張 怎麼？

趙 這完全是因爲漢奸挑撥離間，造謠生事。我這兒有一封信！

黃 一封信！

趙 讓我唸給大家聽？「因回漢已能合作，所以實力雄厚，連保安隊在內，約有千餘人。現張老師已帶百人往衝鋒，可先撲滅之。餘人隨後就到。另一縣有一團保安隊調來增援，傍晚可到，預備截斷後路，請早準備。金四把。」

黃 金四把！

張 什麼，是他？——

黃 我早懷疑這傢伙！

馮（向大勇）大勇！

大勇 鐵柱子！

馮 你願意和我一道去捉他嗎？

大勇 走，我幫着你！

（二人下。）

張（半晌）只要他們年輕人，不學我的樣子，也就是了！

趙 你看，張老師，過去反對回漢合作的是他，挑撥回漢感情的也是他，給日本人做密探的也是他。你猜這封信我怎麼得到的？

張 怎麼？

趙 是你的姪孫馬宗雄交給我的！

張 宗雄？你？

馬 是大姑教我做的！

黃 孝英！

張 孩子，你？

孝 爸爸！

張 孝英，我知道我這個傷——我要是嚙了這口氣，家務由你黃三叔作主，打鬼子，你要聽縣長的！

李 爸爸！

張 聽見沒有？

孝 我——我——

（鐵柱子，胡大勇綁金四把上。）

金 （鬧）怎麼，怎麼，我也是回教人！

李 冒牌的，假的！

張 （激動的）拿……拿我的……槍來——

李 這兒！（遞過去）

張 （抖索着）金……四……把……你好……你……騙我……還在其次，你敢賣國！

黃 他賣國！他挑撥離間我們！

張 老三，對，對！我上了他的當！直到今天，我明白了，我快死了，我明白了！

黃 明白了！什麼？是不是回漢得合作？

張 回漢得合作，還得——（掏槍）

金 （方欲驚喊，槍已響，金倒地。）

張 （抖戰更厲）我……叫……你……認識……我張二……（手槍落地）

（死）

孝 爸爸，爸爸！

（哭倒地上。）

（衆靜默。）

——幕落——

——全劇終——

後記

國家至上這劇本不是靈感的果實，而是我們受回教救國協會的委託才慢慢想起一切來的。爲促進回漢的團結，爲引起國人對於回民生活以及回教文化的注意，回教協會請之的與我編個劇本，以事宣傳。我們答應下來，就着我們自幼在北方所見過的同胞的生活習慣，撿以抗戰中的實事與想像，商量了半天，即由我動手寫故事。故事編好，交與之的去分場，場分好，我寫一二兩幕，他寫三四兩幕。四幕寫全，拿到回教協會朗讀一遍。協會中友人把意思與詞彙上的不妥之處一一提出，我們從頭兒修正一遍，交卷。

交卷不久，回教協會即商請中國萬歲劇團給演出！劇團即以之爲打炮戲，上演于重慶的國泰戲院。演出以後的話，即須由批評家們去說，我們就此住口。

老舍 廿九年，五，十八。

